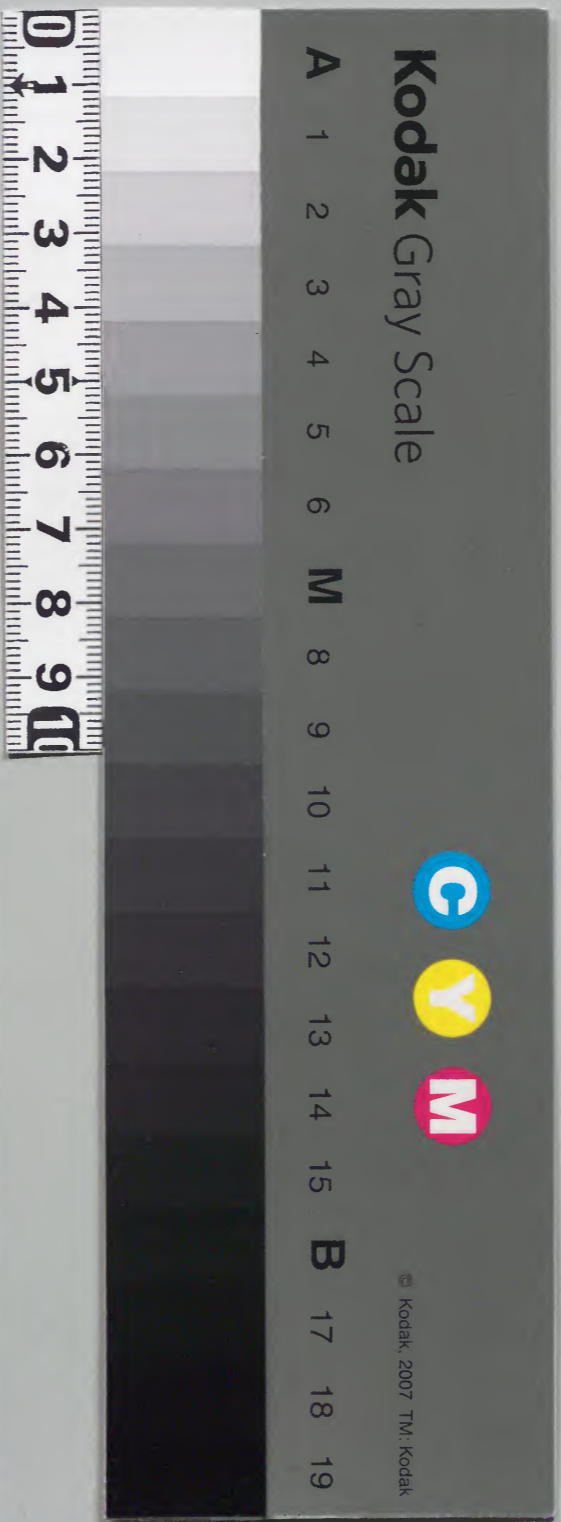


魏書

卷八十四之八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165)
函號	別 10	1



魏書卷八十

列傳第六十八

淺草文庫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朱瑞 叱列延慶 斛斯椿 賈顯度

樊子鵠 賀拔勝 侯莫陳悅 侯淵

朱瑞字元龍代郡桑乾人祖就字祖成卒於沛縣令父

惠字僧生行太原太守卒永安中瑞貴達就贈平東將

軍齊州刺史惠贈使持節冠軍將軍恒州刺史瑞長厚

質直敬愛人士孝昌末介朱榮引為其府戶曹參軍又

爲大行臺郎中甚爲榮所親任建義初除黃門侍郎仍  
中書舍人榮恐朝廷事意有所不知故居之門下爲腹  
心之寄錄前後勳封陽邑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未幾  
又除散騎常侍安南將軍黃門如故丁父憂去官詔起  
復任除青州大中正及元顥內逼瑞啓勸北幸乃從駕  
於河陽除侍中征南將軍兼吏部尚書改封北海郡開  
國公增邑一千戶莊帝還洛加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又  
改封樂陵郡開國公仍侍中瑞雖爲余朱榮所委而善  
處朝廷之間莊帝亦賞遇之曾謂侍臣曰爲人臣當須  
忠實至如朱元龍者朕待之亦不異餘人瑞啓乞三從

之內並屬滄州樂陵郡詔許之仍轉滄州大中正瑞始  
以青州樂陵有朱氏意欲歸之故求爲青州中正又以  
滄州樂陵亦有朱氏而心好河北遂乞移屬焉尋加車  
騎將軍余朱榮死瑞與世隆俱北走旣而以莊帝待之  
素厚且見世隆等並無雄才終當敗喪於路乃還帝大  
悅執其手曰社稷忠臣當須如此余朱天光擁衆關右  
帝欲招納之乃以瑞兼尚書左僕射爲西道大行臺以  
慰勞焉旣達長安會余朱兆入洛復還京師都督斛斯  
椿先與瑞有隙數譖之於世隆世隆性多忌且以前日  
乖異忿恨更甚晉泰元年七月遂誅之時年四十九太

昌初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謚曰恭穆

子孟胤襲封齊受禪例降

瑞弟珍字多寶太尉上黨王天穆錄事參軍卒

珍弟騰字神龍建義初爲龍驤將軍大都督司馬又封

涇陽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累遷中軍將軍光祿大夫

與瑞同遇害太昌初贈滄州刺史

騰弟慶賓卒於光祿大夫

子清武定末齊王開府中兵參軍

此列延慶代西部人也世爲酋帥曾祖鎡石世祖末從

駕至瓜步賜爵臨江伯父億彌襲祖爵高祖時越騎校

尉延慶少便弓馬有膽力正光末除直後隸大都督李

崇北伐後隨尔朱榮入洛仍從榮討葛榮於相州延慶

世隆姊婿也榮親遇之葛榮旣擒除使持節撫軍將軍

光祿大夫假鎮東將軍都督西部第一領民酋長封永

寧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永安二年以本將軍除恒州

刺史曾泰初世隆得志特見委重遷散騎常侍車騎將

軍儀同三司又進驃騎大將軍開府餘如故尋除都督

恒雲燕朔四州諸軍事大都督兼尚書左僕射山東行

臺北海郡開國公邑五百戶時幽州刺史劉靈助以莊

帝幽崩遂舉兵唱義諸州豪右咸相結附靈助進屯於定州之安固世隆白前廢帝以延慶與大都督侯淵於定州相會以討靈助淵謂延慶曰靈助善於卜占百姓信惑所在響應未易可圖若萬一戰有利鈍則大事去矣未若還師西入據關拒險以待其變延慶曰劉靈助庸人也天道深遠豈其所識大兵一臨彼皆恃其妖術坐看符厭寧肯戮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如吾計者政欲出營城外詭言西歸靈助聞之必信而自寬潛軍往襲可一往而擒淵從之乃出頓城西聲云將還簡精騎一千夜發詰朝造靈助壘戰於城北遂破擒之仍兼尚

書左僕射爲恒雲燕朔四州行臺又除使持節侍中都督恒雲燕朔定五州諸軍事定州刺史餘如故與朱兆等拒義旗於韓陵戰敗延慶與朱仲遠走渡石濟仲遠南竄延慶北降齊獻武王王與之入洛仍從王於并州後赴洛出帝以爲中軍大都督延慶旣朱親昵又黨於權倖出帝之西齊獻武王入洛以罪誅之延慶兄子平武定末儀同三司右衛將軍慶陶縣開國侯

斛斯椿字法壽廣牧富昌人也父敦肅宗時爲左牧令時河西賊起牧民不安椿乃將家投朱榮榮以椿兼

其都督府鎧曹參軍從榮征伐有功表授厲威將軍稍遷中散大夫署外兵事椿性佞巧甚得榮心軍之密謀頗亦關預及肅宗崩椿從榮入洛莊帝初封陽曲縣開國公食邑千戶遷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司馬尋除朱榮大將軍府司馬從平葛榮以功除上黨太守及元顥入洛椿隨榮奉迎莊帝遂從攻顥顥敗遷安北將軍建州刺史改封深澤縣特鎮東將軍徐州刺史又轉征東將軍東徐州刺史及朱榮死椿甚憂懼時蕭衍以汝南王悅爲魏王資其士馬次於境上椿聞大喜遂率所部棄州歸悅悅授椿使持節侍中大將軍領軍將軍領

左右尚書左僕射司空公封靈丘郡開國公邑萬戶又爲大行臺前驅都督會朱榮入洛椿復率所部背悅歸兆朱世隆之立前廢帝也椿參其謀以定策功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京畿北面大都督改封城陽郡開國公增邑五百戶并前一千五百戶尋加開府時椿父敦先在秀容忽有傳敦死問請減已階以贈之自襄城將軍超贈車騎將軍恒州刺史尋知其父猶在詔復椿官仍除其父爲車騎將軍揚州刺史世隆之厚椿也如此椿與朱榮度律仲遠等北拒齊獻武王次陽平會朱榮與度律等相疑遁還語在兆傳椿後復與

度律等同拒義旗敗於韓陵椿謂都督賈顯智等曰若不先執尔朱我等死無類矣遂與顯智等夜於桑下盟約倍道兼行椿入北中城收尔朱部曲盡殺之令長孫稚賈顯智等率數百騎襲尔朱世隆彦伯兄弟斬於闔闔門外椿入洛懸世隆兄弟首於其門樹椿父出見謂椿曰汝與尔朱約兄弟今何忍懸其頭於家門寧不愧負天地乎椿乃傳世隆等首并囚度律天光送於齊獻武王出帝拜椿侍中儀同開府初獻武王之入洛頓於邙山尔朱仲遠帳下都督橋寧張子期自滑臺而至獻武王責寧等曰汝事仲遠擅其榮利盟契百重許同生

死前仲遠自徐爲逆汝爲我首今仲遠南走汝復背之於臣節則不忠論事人則無信犬馬尚識恩養汝今犬馬之不如遂斬之椿自以數爲反覆見寧等之死意常不安遂密構間勸出帝置閣內都督部曲又增武直人數自直閣已下員別數百皆選天下輕剽者以充之又說帝數出遊幸號令部曲別爲行陳椿自約勒指麾其間從此以後軍謀朝政一決於椿又勸帝徵兵詭稱南討將以伐齊獻武王帝從之遂陳兵城西北接邙山南至洛水帝詰旦戎服與椿臨閱焉獻武王以椿亂政欲誅之椿譖說旣行因此遂相恐動出帝勒兵河橋令椿

爲前軍營於邙山北尋遣椿率步騎數千鎮虎牢椿弟  
豫州刺史元壽與都督賈顯智守滑臺獻武王令相州  
刺史竇泰擊破之椿懼已不免復啓出帝假說遊聲以  
劫椿帝信之遂入關椿亦西走長安椿狡猾多事好亂  
樂禍于時敗國朝野莫不讎疾之

元壽尋爲部下所殺

賈顯度中山無極人父道監沃野鎮長史顯度形貌偉  
壯有志氣初爲別將防守薄骨律鎮正光末北鎮擾亂  
爲賊攻圍顯度拒守多時以賊勢轉熾不可久立乃率  
兵民浮河而下旣達秀容爲人夫榮所留尋表授直閣

將軍左中郎將建義初除汲郡太守假平東將軍隨介  
朱榮破葛榮又除撫軍將軍光祿大夫都督封石艾縣  
開國公邑一千戶從上黨王天穆破邢杲值元顥入洛  
仍與天穆渡河赴行宮於河內顥平以本將軍除廣州  
刺史假鎮南將軍轉南兗州刺史介朱榮之死也顯度  
情不自安南奔蕭衍衍厚待之晉泰初還朝授衛大將  
軍儀同三司左光祿大夫又行濟州事復隨介朱度律  
等北拒義旗敗於韓陵與斛斯椿及弟顯智等率衆先  
據河橋誅介朱氏出帝初除尚書左僕射尋加驃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大中正未幾以本官行徐州



刺史東道大行臺永熙三年五月轉雍州刺史西道大行臺歿於關中

弟智字顯智少有膽決孝昌中告毛謚等逆靈太后嘉之除伏波將軍元從僕射領直齋蕭衍將夏侯夔攻郢州以智爲龍驤將軍別將討之至則夔退智仍入城及刺史元顯達以城降於蕭衍智勒城人不欲叛者與顯達交戰相率歸闕後爲都督隸太宰上黨王天穆征邢杲臨陳流矢中智仍戰不已元顯入洛仍隨天穆渡河朝莊帝於河內與余朱兆同先渡河破顯軍以勳除持節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封義陽縣開國伯邑五百

戶假衛將軍與行臺樊子爲討呂文欣於東徐州平之加侍中驃騎大將軍增邑三百戶尋行東中郎將加散騎常侍及余朱仲遠爲徐州刺史智隸仲遠赴彭城余朱榮之死也仲遠舉兵向洛智不從之遂擁部下出清水東招勒州民與相拒擊莊帝聞而善之除右光祿大夫武衛將軍進爵爲侯增邑二百戶通前一千因鎮徐州普泰初還洛仲遠忿其乖背議欲殺之智兄顯度先爲世隆所厚世隆爲解喻得全時趙脩巡起逆荊州蕭衍遣兵接援世隆欲令智以功自効遣智討之除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假驃騎大將軍

荆州大都督進爵爲公將發會荆州斬送脩巡首不行  
又從余朱度律北拒義旗合余朱兆於陽平兆與度律  
自相疑阻退還除驃騎大將軍後隨度律等敗於韓陵  
智與兄顯度斛斯椿謀誅余朱氏椿顯度據守北中令  
智等入京擒世隆兄弟出帝初除散騎常侍本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滄州刺史在州貪縱甚爲民害出帝徵還  
京師尋加授侍中以本將軍除濟州刺史率衆達東郡  
仍停不進於長壽津爲相州刺史竇泰所破還洛天平  
初赴晉陽智去就多端後坐事死時年四十五

羅侯祕書郎

樊子鵠代郡平城人其先荆州蠻酋被遷於代父興平  
城鎮長史歸義侯晉泰中子鵠貴顯乃贈征虜將軍荆  
州刺史子鵠值北鎮擾亂南至并州余朱榮引爲都督  
府倉曹參軍孝昌三年冬榮使子鵠詣京師靈太后見  
之問榮兵勢子鵠應對稱旨太后嘉之除直齋封南和  
縣開國子邑三百戶令還赴榮榮以爲行臺郎中行上  
黨郡及榮向洛以爲假節假平南將軍都督河東正平  
軍事行唐州事刺史崔元珍閉門拒守子鵠攻尅之建  
義初拜平北將軍晉州刺史封永安縣開國伯食邑千  
戶又兼尚書行臺治有威信山胡率服元顯入洛薛脩

義及降蜀陳雙熾等受顥處分率衆攻州城子鵠出與戰大破之又破脩義等於土門以功拜撫軍將軍尋徵授都官尚書西荊州大中正後兼右僕射爲行臺督賈智等討呂文欣於東徐州平之還除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進封南陽郡開國公增戶六百尚書如故仍假驃騎大將軍率所部爲都督時尒朱榮在晉陽京師之事子鵠頗預委寄故在臺閣征官不解後出除散騎常侍本將軍殷州刺史屬歲旱儉子鵠恐民流亡乃勒有粟之家分貸貧者并遣人牛易力多種二麥州內以此獲安及尒朱榮之死世隆等遣書招子鵠欲與同趣京師

子鵠不從以母在晉陽啓求移鎮河南莊帝嘉之除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假驃騎大將軍都督二豫郢三州諸軍事兼尚書右僕射二豫郢四州行臺子鵠到相州又勅賚絹五百匹行達汲郡聞尒朱兆入洛乃渡河見仲遠仲遠遣鎮汲郡兆徵子鵠赴洛旣見責以乖異之意奪其部衆將還晉陽及紇豆陵步藩起以子鵠爲都督徵發糧仗元曄以爲侍中御史中尉中軍大都督隨曄向洛晉泰初仍除舊任及趙脩延叛於荊州詔子鵠通三鵠道而還遭母憂去職前廢帝聞其在洛無宅凶費不周賚絹四百疋粟五百石以本官起之太昌初

兼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總大都督杜德等追討  
尔朱仲遠仲遠已奔蕭衍收其兵馬甲仗時蕭衍遣元  
樹入寇陷譙城詔子鵠與德討之樹屯兵梁國欲來  
逆戰見子鵠軍盛夜退還譙子鵠引兵追躡樹又背城  
爲陳子鵠勒兵直趣城下縱騎衝突樹衆大敗奔入城  
門城門隘塞多自殺害於是斬千餘級獲馬數百匹大  
收鎧仗遂圍城加儀同三司樹勒兵出戰輒被摧衄遂  
不敢出自守而已子鵠恐蕭衍遣救乃分兵擊衍苞州  
然州宕州大澗蒙縣等五城望風逃散樹旣無外援  
計無所出子鵠又令人說之使請率衆歸南以地還

國子鵠等許之共結盟約及樹衆半出子鵠中擊破之  
擒樹及衍譙州刺史朱文開俘馘甚多班師出帝賚馬  
匹遷吏部尚書轉尚書右僕射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  
典選初青州人耿翔聚衆反亡奔蕭衍衍資其兵偷據  
膠州除子鵠使持節侍中青膠大使督濟州刺史蔡雋  
討之師達青州翔拔城奔走在軍遇病詔遣醫給藥仍  
除兗州刺史餘官如故便道之州子鵠先遣腹心緣歷  
民間採察得失及入境太山太守彭穆參候失儀子鵠  
責讓穆并數其罪狀穆皆引伏於是州內震悚及出帝  
入關子鵠據城爲逆南青州刺史大野拔徐州人劉粹

魏書卷八十一 列傳 十一  
各率衆就子鵠天平初遣儀同三司婁昭等率衆討之  
子鵠先使前膠州刺史嚴思達鎮東平郡昭攻陷之仍  
引兵圍子鵠城久不拔昭以水灌城靜帝欲招慰下之  
遣散騎常侍陸琛兼黃門郎張景徵齎書勞子鵠而  
大野拔因與相見左右斬子鵠以降

賀拔勝字破胡神武尖山人祖爾逗選充北防家於武  
川以窺覘蠕蠕兼有戰功顯祖賜爵龍城男爲本鎮軍  
主父度拔襲爵正光末沃野人破落汗拔陵聚衆反度  
拔與三子鄉中豪勇援懷朔鎮殺賊王衛可瓌度拔尋  
爲賊所害孝昌中追贈安遠將軍肆州刺史度拔之死

也勝與兄弟俱奔恒州刺史廣陽王淵勝便弓馬有武  
幹淵厚待之表爲彊弩將軍充帳內軍主恒州陷歸余  
朱榮轉積射將軍爲別將又兼都督及榮入洛以預義  
之勳封易陽縣開國伯邑四百戶除直閭將軍尋加通  
直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光祿大夫進號安南將軍尋除  
撫軍將軍爲大都督出井陘鎮中山元顥入洛勝從東  
路率騎三百赴行宮於河梁榮命勝與余朱兆先渡破  
擒顥息冠受及顥大都督陳思保莊帝還宮以功增邑  
六百戶復加通直散騎常侍征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武衛將軍改封真定縣開國公尋除衛將軍加散騎常

侍尔朱榮之死也勝與田怙等奔走榮第於時宮殿之門未加嚴防怙等議卽攻門勝止之曰天子旣行大事必當更有奇謀吾等衆旅不多何可輕爾但得出城更爲他計怙乃止及世隆夜走勝遂不從莊帝甚嘉之仲遠逼東郡詔勝以本官假驃騎大將軍爲東征都督率衆會鄭先護以討之爲先護所疑置之營外人馬未得休息俄而仲遠兵至勝與交戰不利乃降之曾泰初除右衛將軍進號車騎大將軍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共尔朱仲遠度律北拒義旗相與奔退事在尔朱兆傳後俱敗於韓陵勝因降齊獻武王太昌初拜領軍將軍餘

官如故又除侍中出帝旣納斛斯椿等讒間之說將謀齊獻武王以勝弟岳擁衆關西仍欲廣爲勢援除勝使持節侍中都督三荆二郢南襄南雍七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荊州刺史勝將圖襄陽攻蕭衍下迨戍尅之擒其戍主尹道玩戍副庫我又使人誘動蠻王問道期道期率種起義衍雍州刺史蕭續遣軍擊道期爲道期所敗漢南大駭勝又遣軍攻均口擒衍將莊思延又攻馮翊安定沔陽鄧陽城並平之續遣將柳仲禮於穀城拒守勝攻之不尅乃班師沔北盪爲丘墟矣衍書勅續云賀拔勝北間驍將汝宜慎之勿與爭鋒其

見憚如此進爵琅邪郡公出帝末詔勝統眾北赴京師  
軍次汝水出帝入關勝率所部欲從武關趣長安行至  
析陽聞齊獻武王平潼關擒毛鴻賓勝懼復走荊州城  
人閉門不納時獻武王已遣行臺侯景大都督高敖曹  
討之勝戰敗為流矢所中乃率左右五百餘騎奔蕭衍  
明年從間道投寶炬勝好行小數志大膽薄周章南北  
終無所成致歿於賊中

勝兄可泥永熙中太尉公封燕郡王

勝弟岳字阿斗泥初為太學生長以弓馬為事與父兄  
赴援懷朔賊王衛可環在城西二百餘步岳乘城射之

箭中環臂賊眾大駭後歸恒州廣陽王淵以為帳內軍  
主表為彊弩將軍州陷投介朱榮榮以為別將進為都  
督永安初除安北將軍光祿大夫武衛將軍賜爵樊城  
鄉男坐事失官爵二年詔並復之尋除使持節假衛將  
軍西道都督隸介朱天光為左廂大都督討万俟醜奴  
天光先知岳喜得同行每事論訪尋加衛將軍假車騎  
將軍餘如故岳居長安榮遣岳續至時万俟醜奴遣其  
大行臺尉遲菩薩向武功南渡渭水攻圍趣柵天光遣  
岳率騎一千馳往赴救菩薩攻柵已尅還向岐州岳以  
輕騎八百北渡渭水擒賊令殺掠其民以挑菩薩菩薩

果率步騎二萬餘人至渭水北岳以輕騎數十與菩薩  
隔水交言岳稱揚國威菩薩自言彊盛往復數返菩薩  
乃自驕令省事傳語岳怒曰我與菩薩言卿是何人與  
我對語省事恃水應荅不遜岳舉弓射之應弦而倒時  
已逼暮於此各還岳密於渭南傍水分置精騎四十五  
十以爲一所隨地形便駱驛置之明日自將百餘騎隔  
水與賊相見並且東行岳漸前進先所置驛騎隨岳而  
集騎旣漸增賊不復測其多少行二十里許便至淺可  
濟岳便馳馬東出以示奔遁賊謂岳走乃棄步兵南渡  
渭水輕騎追岳岳東行十餘里依橫崗伏兵以待之賊

以路險不得前進前後繼至半渡崗東岳乃回戰身先  
士卒急擊之賊便退走岳號令所部賊下馬者皆不聽  
殺賊顧見之便悉投馬俄而虜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  
渡渭北降步兵萬餘收其輜重其有土民晉皆勞遣醜  
奴尋棄岐州北走安定其後破侯伏侯元進降侯機長  
貴擒醜奴蕭寶寅王慶雲万俟道洛走宿勤明達事在  
余朱天光傳天光雖爲元帥而岳功效居多加車騎將  
軍增邑二千戶進封樊城縣開國伯尋詔岳都督涇北  
幽二夏四州諸軍事本將軍涇州刺史進爵爲公改封  
清水郡公天光入洛使岳行雍州事元暉立除驃騎大



將軍增邑五百戶餘如故晉泰初都督二岐東秦三州諸軍事儀同三司岐州刺史尋加侍中給後部鼓吹仍詔開府俄兼尚書左僕射隴右行臺仍停高平後以隴中猶有土民不順岳助侯莫陳悅所在討平二年加岳都督三雍三秦二岐二華諸軍事雍州刺史關西行臺餘如故及尒朱天光率衆赴洛將抗齊獻武王岳與侯莫陳悅下隴赴雍以應義旗永熙初仍開府兼僕射大行臺雍州刺史增邑千戶二年詔岳都督雍華北華東雍二岐幽四梁二益巴二夏蔚寧南益涇二十州諸軍事大都督岳自詣北境安置邊防率部趣涇州平涼西界布營數十里使諸軍士田殖涇州身將壯勇託以牧馬於原州北招万俟受洛干等并遠近州鎮聚結者靈州刺史曹泥身詣岳軍請代岳以前洛州刺史元季海爲州彼民不促擊破季海部下獨聽季海闕五年正月岳召侯莫陳悅會於高平將討之令悅前驅北趣靈州聞渴波隘中河水未解將往趣之岳旣總大衆據制關右憑疆僑恣有不臣之心齊獻武王惡其專擅令悅圖之悅素服威略旣承密旨便潛爲計時岳遣悅先行悅乃通夜東進達明晦日岳行軍前與悅相見悅誘岳入營坐論兵事悅詐云腹痛起而徐行悅女夫元洪景抽

刀斬岳後岳部下收岳尸葬於雍州北石安原六月贈大將軍太保錄尚書事都督刺史開國金如故

侯莫陳悅代郡人也父婆羅門爲馳牛都尉故悅長於河西好田獵便騎射會牧子逆亂遂歸尔朱榮榮引爲都督府長流參軍稍遷大都督莊帝初除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封栢人縣開國侯邑五百戶尔朱天光之討關西榮以悅爲天光右廂大都督本官如故西伐剋獲皆與天光賀拔岳略同勞效以本將軍除鄆州刺史餘如故尔朱榮死後亦隨天光下隴元暉立除車騎大將軍渭州刺史進爵爲公改封白水郡增邑五百戶及

天光向洛使悅行華州事會秦中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秦州刺史天光之東出將抗義旗悅與岳下隴以應齊獻武王至雍州會尔朱覆敗永熙初加開府都督隴右諸軍事仍秦州刺史永熙三年正月岳召悅共計靈州悅誘岳斬之岳左右奔散悅遣人安慰云我別稟意旨止在一人諸君勿怖衆皆畏服無敢拒違悅心猶豫不卽撫納乃還入隴止永洛城岳之所部聚於平涼規還圖悅遣追夏州刺史宇文黑獺黑獺至遂總岳部衆并家口入高平城以自安固乃勒衆入隴征悅悅聞之棄城南據山水之險設陳候戰黑獺至遙望見悅欲

待明日決鬪悅先召南秦州刺史李景和其夜景和遣人詣黑獺密許翻降至暮景和乃勒其所部使上驢駝云儀同有教欲還秦州守以拒賊令軍人嚴備景和復給悅帳下云儀同欲還秦州汝等何不裝辦衆謂爲實以次相驚人情惶惑不可復止皆散走而趣秦州景和先驅至城據門以慰輯之悅部衆離散猜畏傍人不聽左右近已與其二弟并兒及謀殺岳者八九人棄軍迸走數日之中盤回往來不知所趣左右勸向靈州而悅不決言下隴之後恐有人所見乃於中山令從者悉去自乘一騾欲向靈州中路追騎將及望見之遂縊死野

中弟息部下悉見擒殺唯先謀殺岳者悅中兵參軍豆盧光走至靈州後奔晉陽悅自殺岳後神情恍惚不復如常恒言我僅睡卽夢見岳語我兄欲何處去隨我不相置因此彌不自安而致敗滅

侯淵神武尖山人也機警有膽略肅宗末年六鎮飢亂淵隨杜洛周南寇後與妻兄念賢背洛周歸尔朱榮路中遇寇身披苦褐榮賜其衣帽厚待之以淵爲中軍副都督常從征伐屢有戰功孝莊卽位除領左右封厭次縣開國子邑四百戶後從榮討葛榮於淦口戰功尤多榮啓淵爲驃騎將軍燕州刺史時葛榮別帥韓樓郝長

等有衆數萬屯據薊城尔朱榮令淵與賀拔勝討之會元顥入洛榮徵勝南赴大軍留淵獨鎮中山及莊帝還宮榮令淵進討韓樓配卒甚少或以爲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今擊此賊故當不足定也止給騎七百淵遂廣張軍聲多設供具親率數百騎深入樓境欲執行人以問虛實去薊百餘里值賊帥陳周馬步萬餘淵遂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曰旣獲賊衆何爲復資遣之也淵曰我兵旣少不可力戰事須爲計以離隙之淵度其已至遂率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

韓樓果疑降卒爲淵內應遂遁走追擒之以勳進爵爲侯增邑八百戶尋詔淵以本將軍爲平州刺史大都督仍鎮范陽及尔朱榮之死也范陽太守盧文偉誘淵出獵閉門拒之淵率部曲屯於郡南爲榮舉哀勒兵南向莊帝使東萊王貴平爲大使慰勞燕薊淵乃詐降貴平信之遂執貴平自隨進至中山行臺僕射魏蘭根邀擊之爲淵所敗會元曄立淵欲歸之常山太守甄楷屯據井陘淵又擊破之曄乃授淵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左軍大都督漁陽郡開國公邑一千戶前廢帝立仍加開府餘如故幽州刺史劉靈助舉義兵屯於安

國城淵與叱列延慶等破擒之後隨尔朱兆拒義旗於廣阿兆既敗走淵降齊獻武王後從王破尔朱於韓陵永熙初除齊州刺史餘如故出帝末淵與兗州刺史樊子鵠青州刺史東萊王貴平密信往來以相連結又遣間使通誠於獻武王及出帝入關復懷顧望汝陽王暹既除齊州刺史次於城西淵擁部據城不時迎納民劉桃符等潛引暹入據西城淵爭門不剋率騎出奔妻兒部曲爲暹所虜行達廣里會承制以淵行青州事齊獻武王又遺淵書曰卿勿以部曲輕少難於東邁齊人澆薄唯利是從齊州城民尚能迎汝陽王青州之人豈不能開門待卿也但當勉之淵乃復還暹始歸其部曲而貴平自以斛斯椿黨亦不受代淵進襲高陽郡剋之置部曲家累於城中身率輕騎遊掠於外貴平使其長子率衆攻高陽南青州刺史茹懷朗遣兵助之時青州城人餽糧者首尾相繼淵親率騎夜趣青州詐餽糧人曰臺軍已至殺戮都盡我是世子下人今已走還城汝何爲復去也人信其言棄糧奔走比曉復謂行人曰臺軍昨夜已至高陽我是前鋒今始到此頗知侯公竟在何處城人兇懼遂執貴平出降淵自惟反覆慮不獲安遂斬貴平傳首京師欲明不同於斛斯椿也及子鵠平詔

魏書卷八十終  
以封延之爲青州刺史淵旣不獲州任情又恐懼行達  
廣川遂劫光州庫兵反遣騎詣平原執前膠州刺史賈  
璐夜襲青州南郭劫前廷尉卿崔光韶以惑人情攻掠  
郡縣其部下督帥叛拒之淵率騎奔蕭衍途中亡散行  
達南青州南境爲賣漿者斬之傳首京師家口配沒  
史臣曰朱瑞以背本向義責不見原延慶黨舊違順常  
刑所及斛斯椿姦佞爲心讒惑自口取譬蒼蠅交亂四  
國投於豺虎天實棄之賈智侯淵反覆取斃破胡器小  
謀大終於顛蹶子鵠迷機寡筭竟以殲殄岳負力無謀  
制以一劔悅果行慮淺死不旋足觀其亡滅自取之也

魏書卷八十終

萬曆二十四年刊

魏書卷八十

列傳

三

魏書卷八十一 列傳第六十九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綦儁 山偉 劉仁之 宇文忠之

綦儁字擿顯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祖辰并州刺史儁莊帝時仕累遷為滄州刺史甚為吏人畏悅尋除太僕卿及余朱世隆等誅齊獻武王赴洛止於邙山上召文武百司下及士庶令之曰余朱暴虐矯弄天常孤起義信都罪人斯翦今將翼戴親賢以昌魏曆誰主社稷

萬曆二十四年刊

允愜天人申令頻煩莫有應者儁乃避席曰人主之體  
必須度量深遠明詰仁恕廣陵王遇世艱難不言淹載  
以人謀察之雖爲余朱扶載當今之聖主也獻武王欣  
然是之時黃門侍郎崔陵作色而前謂儁曰廣陵王爲  
主不能紹宣魏網布德天下爲君如此何聖之有若言  
其聖應待大王時高乾邕魏蘭根等固執陵言遂立出  
帝及出帝失德齊獻武王深思儁言常以爲恨尋除御  
史中尉於路與僕射賈顯度相逢顯度恃勳貴排儁騶  
列倒儁忿見於色自入奏之尋加散騎常侍驃騎大將  
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儁佞巧能候當塗斛斯春貴

拔勝皆與友善斛斯椿之構間也出帝令儁奉詔晉陽  
齊獻武王集文武與儁申釋儁辭屈而退性多詐賀拔  
勝出鎮荊州過儁別因辭儁母儁故見敗羶敝被勝更  
遺之錢物後兼吏部尚書復爲滄州刺史徵還兼中尉  
章武縣伯尋除殷州刺史薨於州贈司空公諡曰文貞  
子洪寔字巨正位尚書左右郎魏郡邑中正嗜酒好色  
無行檢卒官

山偉字仲才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祖強美容貌身  
長八尺五寸工騎射彎弓五石爲奏事中散從顯祖獵  
方山有兩狐起於御前詔強射之百步內二狐俱獲位



魏書卷八十一 列傳 二  
內行長父稚之營陵令偉隨父之縣遂師事縣人王惠  
涉獵文史稚之位金明太守肅宗初元匡爲御史中尉  
以偉兼侍御史入臺五日便遇正會偉司神武門其妻  
從叔爲羽林隊主擣直長於殿門偉卽劾奏匡善之俄  
然奏正帖國子助教遷員外郎廷尉評時天下無事進  
仕路難代遷之人多不霑預及六鎮隴西二方起逆領  
軍元義欲用代來寒人爲傳詔以慰悅之而牧守子孫  
投狀求者百餘人又欲杜之因奏立勳附隊令各依資  
出身自是北人悉被收敘偉遂奏記贊義德美義素不  
識偉訪侍中安豐王延明黃門郎元順順等因是稱薦

之義令僕射元欽引偉兼尚書二千石郎後正名士郎  
修起居注僕射元順領選表薦爲諫議大夫亦朱榮之  
害朝士偉時守直故免禍及莊帝入宮仍除偉給事黃  
門侍郎先是偉與儀曹郎袁昇屯田郎李延孝外兵郎  
李奐三公郎王延業方駕而行偉少居後路逢一尼望  
之歎曰此輩緣業同日而死謂偉曰君方近天子當作  
好官而昇等四人皆於河陰遇害果如其言俄領著作  
郎前廢帝立除安東將軍祕書監仍著作初亦朱兆之  
入洛官守奔散國史典書高法顯密埋史書故不遺落  
偉自以爲功訴求爵賞偉挾附世隆遂封東阿縣伯而

法顯止獲男爵偉尋進侍中孝靜初除衛大將軍中書令監起居後以本官復領著作卒官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幽州刺史謚曰文貞公國史自鄧淵崔琛崔浩高允李彪崔光以還諸人相繼撰錄綦儁及偉等諂說上黨王天穆及尒朱世隆以爲國書正應代人脩緝不宜委之餘人是以儁偉等更主大籍守舊而已初無述著故自崔鴻死後迄終偉身二十許載時事蕩然萬不記一後人執筆無所憑據史之遺闕偉之由也外示沉厚內實矯競與綦儁少甚相得晚以名位之間遂若水火與宇文忠之之徒代人爲黨時賢畏而愛尚文史老而彌篤偉弟少亡偉撫寡訓孤同居二十餘載恩義甚篤不營產業身亡之後賣宅營葬妻子不免飄泊士友歎愍之

長子昂襲爵

劉仁之字山靜河南洛陽人其先代人徙于洛父尒頭在外戚傳仁之少有操尚粗涉書史直草書迹頗號工便御史中尉元昭引爲御史前廢帝時兼黃門侍郎深爲尒朱世隆所信用出帝初爲著作郎兼中書令旣非其才在史未嘗執筆出除衛將軍西兗州刺史在州有當時之譽武定二年卒贈衛大將軍吏部尚書青州刺

史謚曰敬仁之外示長者內懷矯詐其對賓客破牀敞  
席麤飯冷菜衣服故敗乃過逼下善候當途能爲詭激  
每於稠人廣衆之中或搯一姦吏或縱一孤貧大言自  
眩示已高明矜物無知淺識皆稱其美公能之譽動過  
其實性又酷虐在晉陽曾營城雉仁之統監作役以小  
稽緩遂杖前殷州刺史裴瑗并州刺史王綽齊獻武王  
大加譴責性好文字吏書失體便加鞭撻言韻微訛亦  
見捶楚吏民苦之而愛好文史敬重人流與齊帥馮元  
興交款元興死後積年仁之營視其家常出隆厚時人  
以此尚之

宇文忠之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世居  
部後入居代都祖阿生安南將軍巴西公父侃卒於治  
書侍御史忠之獵涉文史頗有筆札釋褐太學博士天  
平初除中書侍郎裴伯茂與之同省常侮忽之以忠之  
色黑呼爲黑宇後勅脩國史元象初兼通直散騎常侍  
副鄭伯猷使蕭衍武定初爲安南將軍尚書右丞仍脩  
史未幾以事除名忠之好榮利自爲中書郎六七年矣  
遇尚書省選右丞預選者皆射策忠之入試焉旣獲丞  
職大爲忻滿志氣囂然有驕物之色識者笑之旣失官  
爵怏怏發病卒

子君山公諱平  
史臣曰綦儁遭逢受職山偉位行頗爽仁之雖內懷矯詐而交情自篤忠之雖文史足用而雅道蔑聞謂全德者其難矣哉

魏書卷八十一終

魏書卷八十二 列傳第七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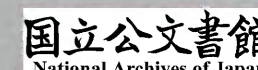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李琰之 祖瑩 常景

李琰之字景珍小字默蠡隴西狄道人司空韶之族弟  
早有盛名時人號曰神童從父司空冲雅所歎異每曰  
與吾宗者其此兒乎恒資給所須愛同己子弱冠舉秀  
才不行曾遊河內北山便欲有隱遁意會彭城王勰辟  
為行臺參軍苦相敦引尋為侍中李彪啓兼著作郎脩



撰國史稍遷國子博士領尚書儀曹郎中轉中書侍郎  
司農少卿黃門郎脩國史遷國子祭酒轉祕書監兼七  
兵尚書遷太常卿孝莊初太尉元天穆北討葛榮以琰  
之兼御史中尉爲北道軍司還除征東將軍仍兼太常  
出爲衛將軍荊州刺史頃之兼尚書左僕射三荆二郢  
大行臺尋加散騎常侍琰之雖以儒素自業而每語人  
言吾家世將種自云猶有關西風氣及至州後大好射  
獵以示威武爾朱兆入洛南陽太守趙脩延以琰之莊  
帝外戚誣琰之規奔蕭衍襲州城遂被囚執脩延仍自  
行州事城內人斬脩延還推琰之釐州任出帝初徵兼

侍中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永熙二年薨  
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雍州刺史諡曰文簡琰之  
少機警善談經史百家無所不覽朝廷疑事多所訪質  
每云崔博而不精劉精而不博我旣精且博學兼二子  
謂崔光劉芳也論者許其博未許其精當時物議咸共  
宗之又自誇文章從姨兄常景笑而不許每休閒之際  
恒閉門讀書不交人事嘗謂人曰吾所以好讀書不求  
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  
不能豈爲聲名勞七尺也此乃天性非爲力彊前後再  
居史職無所編緝安豐王延明博聞多識每有疑滯恒

就琰之辨析自以爲不及也

二子綱惠並從出帝入關

祖瑩字元珍范陽道人也會祖敏仕慕容垂爲平原太守太祖定中山賜爵安固子拜尚書左丞卒贈并州刺史祖焜字元達以從征平原功進爵爲侯位馮翊太守贈幽州刺史父季真多識前言往行位中書侍郎卒於安遠將軍鉅鹿太守瑩年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爲中書學生好學耽書以晝繼夜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密於灰中藏火驅逐僮僕父母寢睡之後燃火讀書以示被蔽塞窻戶恐漏光明爲家人所覺由是聲譽甚盛內外親屬呼爲聖小兒尤好屬文中書監高允

曰此子才器非諸生所及終當遠至時中書博士張天龍講尚書選爲都講生徒悉集瑩夜讀書勞倦不覺天曉催講旣切遂誤持同房生趙郡李孝怡曲禮卷上座博士嚴毅不敢還取乃置禮於前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講罷孝怡異之向博士說舉學盡驚後高祖聞之召入令誦五經章句并陳大義帝嗟賞之瑩出後高祖戲盧昶曰昔流共工於幽州北裔之地那得忽有此子昶對曰當是才爲世生以才名拜太學博士徵署司徒彭城王勰法曹行參軍高祖顧謂勰曰蕭蹟以王元長爲

子良法曹今爲汝用祖瑩豈非倫匹也勅令掌勳書記  
瑩與陳郡袁翻齊名秀出時人爲之語曰京師楚楚袁  
與祖洛中翩翩祖與袁再遷尚書三公郎尚書令王肅  
曾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  
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王勰甚嗟其美欲使肅更詠乃  
失語云王公吟詠情性聲律殊佳可使爲誦悲彭城詩  
肅因戲勰云何意悲平城爲悲彭城也勰有慙色瑩在  
座卽云所有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耳肅云可爲誦之瑩  
應聲云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  
肅甚嗟賞之勰亦大悅退謂瑩曰卽定是神口今日若  
不得卿幾爲吳子所屈爲冀州鎮東府長史以貨賄事  
發除名後侍中崔光舉爲國子博士仍領尚書左戶部  
李崇爲都督北討引瑩爲長吏坐截沒軍資除名未幾  
爲散騎侍郎孝昌中於廣平主第掘得古玉印勅召瑩  
與黃門侍郎李琰之令辨何世之物瑩云此是于闐國  
王晉太康中所獻乃以墨塗字觀之果如瑩言時人稱  
爲博物累遷國子祭酒領給事黃門侍郎幽州大中正  
監起居事又監議事元顥入洛以瑩爲殿中尚書莊帝  
還宮坐爲顥作詔罪狀亦朱榮免官後除祕書監中正  
如故以參議律曆賜爵容城縣子坐事繫於廷尉前廢

帝遷車騎將軍初莊帝末尔朱兆入洛軍人焚燒樂署  
鍾石管弦略無存者勅瑩與錄尚書事長孫稚侍中元  
孚典造金石雅樂三載乃就事在樂志遷車騎大將軍  
及出帝登阼瑩以太常行禮封文安縣子天平初將遷  
鄴齊獻武王因召瑩議之以功遷儀同三司進爵爲伯  
薨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冀州刺史瑩以文學見重常  
語人云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  
活也蓋譏世人好偷竊他文以爲己用而瑩之筆札亦  
無乏天才但不能均調玉石兼有製裁之體減於袁常  
焉性爽俠有節氣士有窮厄以命歸之必見存拯時亦  
以此多之其文集行於世

子珽字孝徵襲

常景字永昌河內人也父文通天水太守景少聰敏初  
讀論語毛詩一受便覽及長有才思雅好文章廷尉公  
孫良舉爲律博士高祖親得其名旣而用之後爲門下  
錄事太常博士正始初詔尚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  
考論律令勅景參議世宗季舅護軍將軍高顯卒其兄  
右僕射肇私託景及尚書邢巒并州刺史高聰通直郎  
徐紇各作碑銘並以呈御世宗悉付侍中崔光簡之光  
以景所造爲最乃奏曰常景名位乃處諸人之下文出



諸人之上遂以景文刊石肇尚平陽公主未幾主薨肇  
欲使公主家令居廬制服付學官議正施行尚書又以  
訪景景以婦人無專國之理家令不得有純臣之義乃  
執議曰喪紀之本實稱物以立情輕重所因亦緣情以  
制禮雖理關盛衰事經今古而制作之本降殺之宜其  
實一焉是故臣之為君所以資敬而崇重為君母妻所  
以從服而制義然而諸侯大夫之為君者謂其有地土  
有吏屬無服文者言其非世爵也今王姬降適雖加爵  
命事非君邑理異列土何者諸王開國備立臣吏生有  
趨奉之勤死盡致喪之禮而公主家令唯有一人其丞

已下命之屬官既無接事之儀實闕為臣之體原夫公  
主之貴所以立家令者蓋以主之內事脫須關外理無  
自達必也因人然則家令唯通內外之職及典主家之  
事耳無關君臣之理名義之分也由是推之家令不得  
為純臣公主不可為正君明矣且女人之為君男子之  
為臣古禮所不載先朝所未議而四門博士裴道廣孫  
榮父等以公主為之君以家令為之臣制服以斬乖謬  
彌甚又張虛景吾難羈等不推君臣之分不尋致服之  
情猶同其議準母制齊求之名實理未為允竊謂公主  
之爵既非食菜之君家令之官又無純臣之式若附如

母則情義罔施若準小君則從服無據案如經禮事無成文卽之愚見謂不應服朝廷從之景淹滯門下積歲不至顯官以蜀司馬相如王褒嚴君平楊子雲等四賢皆有高才而無重位乃託意以讚之其讚司馬相如曰長卿有艷才直致不羣性鬱若春煙舉皎如秋月映遊梁雖好仁仕漢常稱病清貞非我事窮達委天命其讚王子淵曰王子挺秀質逸氣干青雲明珠旣絕俗白鵠信驚羣才世苟不合遇否途自分空枉碧鷄命徒獻金馬文其讚嚴君平曰嚴公體沈靜立志明霜雪味道綜微言端著演妙說才屈羅仲口位結李強舌素尚邁金

貞清標陵玉徹其讚揚子雲曰蜀江導清流揚子絕餘休舍光絕後彥覃思邈前脩世輕久不賞玄談物無求當途謝權寵置酒獨悶遊景在樞密十有餘年爲侍中崔光盧昶游肇元暉尤所知賞累遷積射將軍給事中延昌初東宮建兼太子也騎校尉錄事皆如故其年受勅撰門下詔書凡四十卷尚書元萇出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請景爲司馬以景階次不及除錄事參軍襄威將軍帶長安令甚有惠政民吏稱之先是太常劉芳與景等撰朝令未及班行別典儀注多所草創未成芳卒景纂成其事及世宗崩召景赴京還脩儀注拜謁者僕射加

寧遠將軍又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後授步兵校尉仍舍  
人又勅撰太和之後朝儀已施行者凡五十餘卷時靈  
太后詔依漢世陰鄧二后故事親奉廟祀與帝交獻景  
乃據正以定儀注朝廷是之正光初除龍驤將軍中散  
大夫舍人如故時肅宗以講學之禮於國子寺司徒崔  
光執經勅景與董紹張徹馮元興王延業鄭伯猷等俱  
爲錄義事畢又行釋奠之禮並詔百官作釋奠詩時以  
景作爲美是年九月蠕蠕主阿那瓌歸闕朝廷疑其位  
次高陽王雍訪景景曰昔咸寧中南單于來朝晉世  
之王公特進之下今日爲班宜在蕃王儀同三司之間

雍從之朝廷典章疑而不決則時訪景而行初平齊之  
後光祿大夫高聰徙於北京中書監高允爲之娉妻給  
其資宅聰後爲允立碑每云吾以此文報德足矣豫州  
刺史常綽以未盡其美景尚允才器先爲遺德頌司徒  
崔光聞而觀之尋味良久乃云高光祿平日每矜其文  
自許報允之德今見常生此頌高氏不得獨擅其美也  
侍中崔光安豐王延明受詔議定服章勅景參脩其事  
尋進號冠軍將軍阿那瓌之還國也境上遷延仍陳窘  
乏遣尚書左丞元孚奉詔振恤阿那瓌執孚過柔玄奔  
于漠北遣尚書令李崇御史中尉兼右僕射元纂追討

不及乃令景出塞經瓮山臨瀚海宣勅勒衆而返景經涉山水悵然懷古乃擬劉琨扶風歌十二首進號征虜將軍孝昌初兼給事黃門侍郎尋除左將軍太府少卿仍舍人固辭少卿不拜改授散騎常侍將軍如故徐州刺史元法僧叛入蕭衍衍遣其豫章王蕭綜入據彭城時安豐王延明爲大都督大行臺率臨淮王彧等衆軍討之旣而蕭綜降附徐州清復遣景兼尚書持節馳與行臺都督觀機部分景經洛內乃作銘焉是時尚書令蕭寶夤都督崔延伯都督北海王顥都督車騎將軍元恒芝等並各出討詔景詣軍宣旨勞問還以本將軍

徐州刺史杜洛周反於燕州仍以景兼尚書爲行臺與幽州都督平北將軍元譚以禦之景表求勒幽州諸縣悉入古城山路有通賊之處權發兵夫隨宜置戍以爲防遏又以頃來差兵不盡彊壯今之三長皆是豪門多丁爲之今求權發爲兵肅宗皆從之進號平北將軍別勅譚西至軍都關北從盧龍塞據此二嶮以杜賊出入之路又詔景山中嶮路之處悉令捍塞景遣府錄事參軍裴智成發范陽三長之兵以守白巖都督元譚據居庸下口俄而安州石離冗城斛鹽三戍兵反結洛周有衆二萬餘落自松岍赴賊譚勒別將崔仲哲等截軍都

關以待之仲哲戰沒洛周又自外應之腹背受敵譚遂  
大敗諸軍夜散詔以景所部別將李瑒爲都督代譚征  
下口降景爲後將軍解州任仍詔景爲幽安玄等四州  
行臺賊旣南出鈔掠薊城景命統軍梁仲禮率兵士邀  
擊破之獲賊將禦夷鎮軍主孫念恒都督李瑒爲賊所  
攻薊城之北軍敗而死率屬城人禦之賊不敢逼洛周  
還據上谷授景平北將軍光祿大夫行臺如故洛周遣  
其都督王曹紇真馬叱斤等率衆薊南以掠人穀乃遇  
連雨賊衆疲勞景與都督于榮刺史王延年置兵粟國  
邀其走路大敗之斬曹紇真洛周率衆南趨范陽景與  
延年及榮復破之又遣別將重破之於州西虎眼泉擒  
斬及溺死者甚衆後洛周南圍范陽城人翻降執刺史  
延年及景送於洛周洛周尋爲葛榮所吞景又入榮榮  
破景得還朝永安初詔復本官兼黃門侍郎又攝著作  
固辭不就二年除中軍將軍正黃門先是參議正光壬  
子歷至是賜爵高陽子元顥內逼莊帝北巡景與侍中  
大司馬安豐王延明在禁中召諸親賓安慰京師顥入  
洛景仍居本位莊帝還宮解黃門普泰初除車騎將軍  
右光祿大夫祕書監以預詔命之勤封濮陽縣子後以  
例追永熙二年監議事景目少及老恒居事任清儉自

守不營產業至於衣食取濟而已耽好經史愛翫文詞  
若遇新異之書殷勤求訪或復質買不問價之貴賤必  
以得爲期友人才整每謂曰卿清德自居不事家業雖  
儉約可尚將何以自濟也吾恐擊太常方餒於栢谷耳  
遂與衛將軍羊深矜其所乏乃率才雙司馬彥邕李諧  
畢祖彥畢義顯等各出錢千文而爲買馬焉天平初遷  
鄴景匹馬從駕是時詔下三日戶四十萬狼狽就道收  
百官馬尚書丞郎已下非陪從者盡乘驢齊獻武王以  
景清貧特給車牛四乘妻孥方得達鄴後除儀同三司  
仍本將軍武定六年以老疾去官詔曰几杖爲禮安車

致養敬齒尊賢其來尚矣景藝業該通文史淵洽歷事  
三京年彌五紀朝章言歸祿俸無餘家徒壁立宜從哀  
恤以旌元老可特給右光祿事力終其身八年薨景善  
與人交終始若一其遊處者皆服其深遠之度未曾見  
其矜吝之心好飲酒澹於榮利自得懷抱不事權門性  
和厚恭慎每讀書見韋弦之事深薄之危乃圖古昔可  
以鑒戒指事爲象讚而述之曰周雅云謂天蓋高不敢  
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躄有朝隱大夫監戒斯文乃惕  
焉而懼曰夫道喪則世傾利重則身輕是故乘和體遜  
式銘方冊防微慎獨載象丹青信哉辭人之賦文晦而

理明仰瞻高天聽卑視諦俯測厚地岳峻川渟誰其戴  
之不私不畏誰其踐之不陷不墮故善惡是徵物罔同  
異論亢匪久人咸敬忌嗟乎唯地厚矣尚亦兢兢浩浩  
名位孰識其親搏之弗得聆之無聞故有戒於顯而急  
乎微好爵是冒聲奢是基身陷於祿利言溺於是非或  
求欲而未厭或知足而不辭是故位高而勢愈迫正立  
而邪愈欺安有位極而危不萃邪榮而正不凋故悔多  
於地厚禍甚於天高夫悔未結誰肯曲躬夫禍未加誰  
肯累足固機發而後思圖車覆而後改躅改之無及故  
狡兔失穴思之在後故逆鱗易觸君子則不然體舒則

懷卷視溺則思濟原夫人之度邈於無階之天勢位之  
危深於不測之地餌厚而躬不競爵降而心不係守善  
於已成懼愆於未敗雖盈而戒冲通而慮滯以知命爲  
遐齡以樂天爲大惠以戢智而從時以懷愚而遊世曲  
躬焉累足焉苟行之晝已決矣猶夜則思其訐誦之口  
亦明矣故心必賞其契故能不同不誘而弭謗於羣小  
無毀無譽而貽信於上帝託身與金石俱堅立名與天  
壤相敵囂競無侵優遊獨逝夫如是故綺閣金門可安  
其宅錦衣玉食可頤其形柳下三黜不愠其色子文三  
陟不喜其情而惑者見居高可以持勢欲乘高以據榮

見直道可以脩己欲專道以邀聲夫去聲然後聲可立  
豈矜道之所宣慮危然後安可固豈假道之所全是以  
君子鑒恃道不可以流聲故去聲而懷道鑒專道不可  
以守勢故去勢以崇道何者履道雖高不得無亢求聲  
雖道不得無悔然則聲奢繁則實儉凋功業進則身迹  
退如此則精靈遂越驕侈自親情與道絕事與勢隣方  
欲役思以持勢乘勢以求津故利欲誘其情禍難嬰其  
身利欲交則幽明以之變禍難構則智術無所陳若然  
者雖縻爵帝扁焉得而寧之雖結珮皇庭焉得而榮之  
故身道未究而崇邪之徑已形成功未立而脩正之術

已生福祿交蹇於人事屯難頓萃於時情忠介剖心於  
白日耿節沈骨於幽靈因斯愚智之所機倚伏之所係  
全亡之所依其在遜順而已哉嗚呼鑒之嗚呼鑒之景  
所著述數百篇見行於世刪正晉司空張華博物志及  
撰儒林列女傳各數十篇云

長子昶少學識有文才早卒

昶弟彪之永安中司空行參軍

史臣曰琰之好學博聞鬱爲邦彥祖瑩幹能藝用實曰  
時良常景以文義見宗著美當代覽其遺藁可稱尚哉



魏書卷八十二終

魏收書列傳七十

魏書卷八十三上

列傳外戚第七十一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

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賀訥

劉羅辰

姚黃眉

杜超

賀迷

閻毗

馮熙

李峻

李惠

夫右賢左戚尚德尊功有國者所以治天下也殷肇王基不藉莘氏為佐周成大業未聞妣姓為輔及於漢世外戚尤重殺身傾族相繼於兩京乃至移其鼎重亂其邦國魏文深以為誠明帝尚封頑駮晉之楊駿尋至夷

委書卷八十三上 及作 一  
宗居上不以至公任物在下徒用私寵要榮繭犢引大  
車弱質任厚棟所謂愛之所以害之矣太祖初賀訥有  
部衆之業翼成皇祚其餘或以勞勤或緣恩澤咸序其  
迹舉外親之盛衰云爾

賀訥代人太祖之元舅獻明后之兄也其先世爲君長  
四方附國者數十部祖紇始有勳於國尚平文女父野  
千尚昭成女遼西公主昭成崩諸部乖亂獻明后與太  
祖及衛秦二王依訥會苻堅使劉庫仁分攝國事於是  
太祖還居獨孤部訥總攝東部爲大人遷居大寧行其  
恩信衆多歸之侔於庫仁苻堅假訥鷹揚將軍後劉顯

之謀逆太祖聞之輕騎北歸訥見太祖驚喜拜曰官  
家復國之後當念老臣太祖笑答曰誠如舅言要不忘  
也訥中弟染干麤暴忌太祖常圖爲逆每爲皇姑遼西  
公主擁護故染干不得肆其禍心於是諸部大人請訥  
兄弟求舉太祖爲主染干曰在我國中何得爾也訥曰  
帝大國之世孫興復先業於我國中之福常相持獎立  
繼統勳汝尚異議豈是臣節遂與諸人勸進太祖登代  
王位于牛川及太祖討吐突隣部訥兄弟遂懷異圖率  
諸部救之帝擊之大潰訥西遁衛辰遣子直力鞬征訥  
訥告急請降太祖簡精騎二十萬救之遂徙訥部落及

諸弟處之東界訥又通於慕容垂垂以訥爲歸善王深  
干謀殺訥而代立訥遂與深干相攻垂遣子麟討之敗  
深干於牛都破訥於赤城太祖遣師救訥麟乃引退訥  
從太祖平中原拜安遠將軍其後離散諸部分土定居  
不聽遷徙其君長大人皆同編戶訥以元舅甚見尊重  
然無統領以壽終於家訥弟盧亦從平中原以功賜爵  
遼西公太祖遣盧會衛王儀伐鄴而盧自以太祖之季  
舅不肯受儀節度太祖遣使責之盧遂忿恨與儀司馬  
丁建構成其嫌彌加猜忌會太祖勅儀去鄴盧亦引歸  
太祖以盧爲廣川太守盧性雄豪耻居冀州刺史王輔  
下襲殺輔奔慕容德德以爲并州刺史廣寧王廣固敗  
盧亦沒

訥從父弟悅初太祖之居賀蘭部下人情未甚附唯悅  
舉部隨從又密爲太祖祈禱天神請成大業出於誠至  
太祖嘉之甚見寵待後平中原以功賜爵鉅鹿侯進爵  
北新卒

子泥襲爵後降爲肥如侯太祖崩京師草草泥出舉烽  
於安陽城北賀蘭部人皆往赴之太宗卽位乃罷詔泥  
與元渾等八人拾遺左右與北新侯安同持節行并定  
二州劾奏并州刺史元六頭等皆伏罪州郡肅然後從

世祖征赫連昌以功進爵為琅邪公軍國大議每參預焉又征蠕蠕為別道將坐逐賊不進詐增虜當斬贖為庶人久之拜光祿勳為外都大官復本爵卒於官

子醜建襲

劉羅辰代人宣穆皇后之兄也父眷為北部大人帥部落歸國羅辰有智謀謂眷曰從兄顯忍人也願早圖之眷不以為意後庫仁子顯殺眷而代立又謀逆及太祖即位討顯于馬邑追至彌澤大破之後奔慕容麟麟徙之中山羅辰率騎奔太祖顯恃部眾之彊每謀為逆羅辰輒先聞奏以此特蒙寵念尋拜南部大人從平中原

以前後勳賜爵永安公以軍功除征東將軍定州刺史

卒諡曰敬

子殊暉襲爵位并州刺史卒

子求引位武衛將軍卒諡曰貞

子介頭位魏昌慶陶二縣令贈鉅鹿太守子仁之自有

傳

姚黃眉姚興之子太宗昭哀皇后之弟也姚泓滅黃眉間來歸太宗厚禮待之賜爵隴西公尚陽翟公主拜駙馬都尉賜隸戶二百世祖即位遷內都大官後拜太常卿卒贈雍州刺史隴西王諡曰獻陪葬金陵黃眉寬和

魏書卷八十三上 列傳第四  
温厚希言得失世祖悼惜之故贈有加禮

杜超字祖仁魏郡鄴人密皇后之兄也少有節操泰常中爲相州別駕奉使京師時以法禁不得與后通問始光中世祖思念舅氏以超爲陽平公尚南安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位大鴻臚卿車駕數幸其第賞賜巨萬神麈三年以超行征南大將軍太宰進爵爲王鎮鄴追加超父豹鎮東大將軍陽平景王母曰鉅鹿惠君眞君五年超爲帳下所害世祖臨其喪哀慟者久之謚曰威王長子道生賜爵城陽侯後爲秦州刺史進爵河東公道生弟鳳皇襲超爵加侍中特進世祖追思超不已欲

鳳皇皇爲定州刺史鳳皇不願違離闕庭乃止

鳳皇弟道雋賜爵發干侯鎮枋頭除兗州刺史

超旣薨復授超從弟遺侍中安南將軍開府相州刺史入爲內都大官進爵廣平王遺性忠厚頻歷州郡所在著稱薨贈太傅謚曰宣王

長子元寶位司空元寶弟胤寶司隸校尉元寶又進爵京兆王及歸而父遺喪明當入謝元寶欲以表聞高宗未知遺薨怪其遲召之元寶將入時人止之曰宜以家憂自辭元寶欲見其寵不從遂冒哀而入未幾以謀反伏誅親從皆斬唯元寶子世衡逃免時朝議欲追削超

魏書卷之三十三 列傳 五  
爵位中書令高允上表理之後兗州故吏汲宗等以道  
信遺愛在人前從坐受誅委骸土壤求得收葬書奏詔  
義而聽之贈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南康公諡曰昭

世衡襲遺公爵

賀迷代人從兄女世祖敬哀皇后皇后生恭宗初后少  
孤無父兄近親唯迷以從父故蒙賜爵長鄉子卒贈光  
祿大夫五原公

間毗代人本蠕蠕人世祖時自其國來降毗卽恭皇后  
之兄也皇后生高宗高宗太安二年以毗爲平北將軍  
賜爵河東公弟紇爲寧北將軍賜爵零陵公其年竝加

侍中進爵爲王毗征東將軍評尚書事紇征西將軍中  
都大官自餘子弟賜爵爲王者二人公五人侯六人子  
三人同時受拜所以隆崇舅氏當世榮之和平二年追  
諡后祖父延襄康公父辰定襄懿王毗薨贈太尉追贈  
毗妻河東王妃

子惠襲紇薨贈司空

子豆後賜名莊太和中初立三長以莊爲定元籍大使  
甚有時譽十六年例降爵後爲七兵尚書卒

紇弟深位外都大官冀州刺史江夏公卒先是高宗以  
乳母常氏有保護功旣卽位尊爲保太后後尊爲皇太

后興安二年太后兄英字世華自肥如令超爲散騎常侍鎮軍大將軍賜爵遼西公弟喜鎮東大將軍祠曹尚書帶方公三妹皆封縣君妹夫王睹爲平州刺史遼東公追贈英祖父苻堅扶風太守亥爲鎮西將軍遼西蘭公渤海太守澄爲侍中征東大將軍太宰遼西獻王英母許氏博陵郡君遣兼太常盧度世持節改葬獻王於遼西樹碑立廟置守冢百家太安初英爲侍中征東大將軍太宰進爵爲王喜左光祿大夫改封燕郡從兄秦爲安東將軍朝鮮侯訢子伯夫散騎常侍選部尚書次子員金部尚書喜子振太子庶子三年英領太師評尚書事內都大官伏寶泰等州刺史五年詔以太后母宋氏爲遼西王大妃和平元年喜爲洛州刺史初英事宋不能謹而睹奉宋甚至就食於和龍無車牛宋疲不進睹負宋於笈至是宋於英等薄不如睹之篤謂太后曰何不王睹而黜英太后曰英爲長兄門戶主也家內小不順何足追計睹雖盡力故是他姓柰何在英上本州郡公亦足報耳天安中英爲平州刺史訢爲幽州刺史伯夫進爵范陽公英黷貨徒燉煌諸常自興公及疑至是皆以親疏受爵賜田宅時爲隆盛後伯夫爲洛州刺史以贓汙欺妄徵斬於京師承明元年徵英復官薨

謚遼西平王始英之徵也夢日墜其所居黃山下水中  
村人以車牛挽致不能出英獨抱載而歸聞者異之後  
員與伯夫子禽可共爲飛書誣謗朝政事發有司執憲  
刑及五族高祖以昭太后故罪止一門訖年老赦免歸  
家恕其孫一人扶養之給奴婢田宅其家僮入者百人  
金錦布帛數萬計賜尚書以下宿衛以上其女壻及親  
從在朝皆免官歸本鄉十一年高祖文明太后以昭太  
后故悉出其家前後没入婦女以喜子振試守正平郡  
卒

馬熙字晉昌長樂信都人文明太后之兄也祖文通語  
在海夷傳世祖平遼海熙父朗內徙官至秦雍二州刺  
史遼西郡公坐事誅文明太后臨朝追贈假黃鉞太宰  
燕宣王立廟長安熙生於長安爲姚氏魏母所養以叔  
父樂陵公邈因戰入蠕蠕魏母携熙逃避至氐羌中撫  
育年十二好弓馬有勇幹氏羌皆歸附之魏母見其如  
此將還長安始就博士學問從師受孝經論語好陰陽  
兵法及長游華陰河東二郡間性汎愛不拘小節人無  
士庶來則納之熙姑先入掖庭爲始祖左昭儀妹爲高  
宗文成帝后卽文明太后也使人外訪知熙所在徵赴  
京師拜冠軍將軍賜爵肥如侯尚恭宗女博陵長公主



拜駙馬都尉出爲定州刺史進爵昌黎王顯祖卽位爲  
太傅累拜內都大官高祖卽位文明太后臨朝王公貴  
人登進者衆高祖乃承旨皇太后以熙爲侍中太師中  
書監領祕書事熙以頻履師傅又中宮之寵爲羣情所  
駭心不自安乞轉外任文明太后亦以爲然於是除車  
騎大將軍開府都督洛州刺史侍中太師如故洛陽雖  
經破亂而舊二字石經宛然猶在至熙與常伯夫相繼  
爲州廢毀分用大至頽落熙爲政不能仁厚而信佛法  
自出家財在諸州鎮建佛圖精舍合七十二處寫一十  
六部一切經延致名德沙門日與講論精勤不倦所費

亦不貲而在諸州營繕寺多在高山秀阜傷殺人牛有  
沙門勸止之熙曰成就後人唯見佛圖焉知殺人牛也  
其北邙寺碑文中書侍郎賈元壽之詞高祖頻登北邙  
寺親讀碑文稱爲佳作熙爲州因事取人子女爲奴婢  
有容色者幸之爲妾有子女數十人號爲貪縱後求入  
朝授內都大官太師如故熙事魏母孝謹如事所生魏  
母卒乃散髮徒跣水漿不入口三日詔不聽服熙表求  
依趙氏之孤高祖以熙情難奪聽服齊衰期後以例降  
改封京兆郡公高祖納其女爲后曰白虎通云王所不  
臣數有三焉妻之父母抑言其一此所謂供奉宗廟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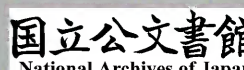
欲奪私心然吾季著於春秋無臣證於往牒既許通體之一用開至尊之敬比長秋配極陰政既敷未聞有司陳奏斯式可詔太師輟臣從禮又勒集書造儀付外高祖前後納熙三女二爲后一爲左昭儀由是馮氏寵貴益隆賞賜累巨萬高祖每詔熙上書不臣入朝不拜熙上書如舊熙於後遇疾綿寢四載詔遣醫問道路相望車駕亦數臨幸焉將遷洛高祖親與熙別見其困篤歔欷流涕密勅宕昌公王遇曰大師萬一即可監護喪事十九年薨於代車駕在淮南留臺表聞還至徐州乃舉哀爲制總服詔有司豫辨凶儀并開魏京之墓令公主

之柩俱向伊洛凡所營送皆公家爲備又勅代給綵帛前後六千匹以供凶用皇后詣代都赴哭太子恂亦赴代哭弔將葬贈假黃鉞侍中都督十州諸軍事大司馬太尉冀州刺史加黃屋左纛備九錫前後部羽葆鼓吹皆依晉太宰安平獻王故事有司奏諡詔曰可以威疆恢遠曰武奉諡於公柩至洛七里澗高祖服衰往迎叩靈悲慟而拜焉葬日送臨墓所親作誌銘主生二子誕脩

誕字思政脩字寶業皆姿質妍麗年纔十餘歲文明太后俱引入禁中申以教誡然不能習讀經史故兄弟並

無學術徒整飾容儀寬雅恭謹而已誕與高祖同歲幼侍書學仍蒙親待尚帝妹樂安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侍中征西大將軍南平王脩侍中鎮北大將軍尚書東平公又除誕儀曹尚書知殿中事及罷庶姓王誕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中軍將軍特進改封長樂郡公誕拜官高祖立於庭遙受其拜既訖還室脩降為侯誕與脩雖並長宮禁而性趣乖別誕性淳篤脩乃浮競誕亦未能諷督其過然時言於太后高祖嚴責之至於楚捶由是陰懷毒恨遂結左右有憾於誕者求藥欲因食害誕事覺高祖自詰之具得情狀誕引過謝乞全脩命高祖

以誕父老又重其意不致於法撻之百餘黜為平城百姓脩妻司空穆亮女也求離婚請免官高祖引管蔡事皆不許高祖寵誕每與誕同輿而載同案而食同席坐臥彭城王勰北海王詳雖直禁中然親近不及十六年以誕為司徒高祖既深受誕除官日親為制三讓表并啓將拜又為其章謝尋加車騎大將軍太子太師十八年高祖謂其無師傅獎導風誕深自誨責從駕南伐十九年至鍾離誕遇疾不能侍從高祖日省問醫藥備加時高祖銳意臨江乃命六軍發鍾離南轅與誕泣訣左右皆入無不掩涕時誕已惛然彊坐視高祖悲而淚不



能下言夢太后來呼臣高祖嗚咽執手而出遂行是日  
去鍾離五十里許昏時告誕薨問高祖哀不自勝時崔  
慧景裴叔業軍在中淮去所次不過百里高祖乃輕駕  
西還從者數千人夜至誕薨所撫屍哀慟若喪至戚達  
旦聲淚不絕從者亦迭舉音明告蕭鸞鍾離戍主蕭惠  
休惠休遣其太守奉慰詔求棺於城中及斂迭舉高祖  
以所服衣帽充襚親自臨視撤樂去膳宣勅六軍止臨  
江之駕高祖親北度慟哭極哀詔侍臣一人兼大鴻臚  
送柩至京禮物輜儀徐州備造陵兆葬事下洛候設喪  
至洛陽車駕猶在鍾離詔留守賜賻物布帛五千匹穀  
五千斛以供葬事贈假黃鉞使持節大司馬領司徒侍  
中都督太師駙馬公如故加以殊禮備錫九命依晉大  
司馬齊王攸故事有司奏諡詔曰案諡法善行仁德曰  
元柔克有光曰懿昔貞惠兼美受三諡之榮忠武雙徽  
錫兩號之茂式準前迹宜契具瞻旣自少綢繆知之惟  
朕案行定名諡曰元懿帝又親爲作碑文及挽歌詞皆  
窮美盡哀事過其厚車駕還京詔曰馮大司馬已就墳  
塋未潛幽室宿草之哭何能忘之遂親臨誕墓停車而  
哭使彭城王勰詔羣官脫朱衣服單衣介幘陪哭司徒  
貴者示以朋友微者示如寮佐公主貞厚有禮度產二

男長子穆

穆字孝和襲熙爵避皇子愉封改扶風郡公尚高祖女順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員外通直散騎常侍穆與叔輔興不和輔興亡贈相州刺史祖載在庭而穆方高車良馬恭受職命言宴滿堂忻笑自若爲御史中尉東平王匡所劾後位金紫光祿大夫遇害河陰贈司空雍州刺史

子罔字景昭襲爵昌黎王尋以庶姓罷王仍襲扶風郡公子峭字子漢齊受禪例降

穆弟顥襲父誕長樂郡公

脩弟聿字寶興廢后同產兄也位黃門郎信都伯後坐妹廢免爲長樂百姓世宗時卒於河南尹

聿同產弟風幼養於宮文明太后特加愛念數歲賜爵至北平王拜太子中庶子出入禁闈寵侔二兄高祖親政後恩寵稍衰降爵爲侯幽后立乃復敘用后死亦冗散卒贈青州刺史崔光之兼黃門也與聿俱直光每謂之曰君家富貴太盛終必衰敗聿云我家何負四海乃呪我也光云以古推之不可不慎時熙爲太保誕司徒太子太傅脩侍中尚書聿黃門廢后在位禮愛未弛是後歲餘脩以罪棄熙誕喪亡后廢聿退時人以爲盛必

衰也

李峻字珍之梁國蒙縣人元皇后兄也父方叔劉義隆  
濟陰太守高宗遣間使諭之峻與五弟誕嶷雅白永等  
前後歸京師拜峻鎮西將軍涇州刺史頓丘公雅嶷誕  
等皆封公位顯後進峻爵爲王徵爲太宰薨

李惠中山人思皇后之父也父蓋少知名歷位殿中都  
官二尚書左將軍南郡公初世祖妹武威長公主故涼  
王沮渠牧犍之妻世祖平涼州頗以公主通密計助之  
故寵遇差隆詔蓋尚焉蓋妻與氏以是而出是後蓋加  
侍中駙馬都尉殿中都官尚書左僕射卒官贈征南大

將軍定州刺史中山王諡曰莊惠弱冠襲父爵妻襄城  
王韓頽女生二女長卽后也惠歷位散騎常侍侍中征  
西大將軍秦益二州刺史進爵爲王轉雍州刺史征南  
大將軍加長安鎮大將軍惠長於思察雍州聽事有燕爭  
巢鬪已累日惠令人掩獲試命綱紀斷之竝辭曰此乃  
上智所測非下愚所知惠乃使卒以弱竹彈兩燕旣而  
一去一留惠笑謂吏屬曰此留者自計爲巢功重彼去  
者旣經楚痛理無留心羣下伏其聰察人有負鹽負薪  
者同釋重檐息於樹陰二人將行爭一羊皮各言藉背  
之物惠遣爭者出顧謂州綱紀曰此羊皮可拷知主乎

羣下以爲戲言咸無答者惠令人置羊皮蓆上以杖擊之見少鹽屑曰得其實矣使爭者視之負薪者乃伏而就罪凡所察究多如此類由是吏民莫敢欺犯後爲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王如故歷政有美績惠素爲文明太后所忌誣惠將南叛誅之惠二弟初樂與惠諸子同戮後妻梁氏亦死青州盡沒其家財惠本無釁故天下寃惜焉

惠從弟鳳爲定州刺史安樂王長樂主簿後長樂以罪賜死時卜筮者河間邢瓚辭引鳳云長樂不軌鳳爲謀主伏誅惟鳳弟道念與鳳子及兄弟之子皆逃免後遇赦乃出太和十二年高祖將爵舅氏詔訪存者而惠諸從以再罹孥戮難於應命唯道念敢先詣闕乃申后妹及鳳兄弟子女之存者於是賜鳳子屯爵柏人侯安祖浮陽侯興祖安喜侯道念真定侯從弟寄生高邑子皆加將軍十五年安祖昆弟四人以外戚蒙見詔謂曰卿之先世内外有犯得罪於時然官必用才以親非興邦之選外氏之寵超於末葉從今已後自非奇才不得復外戚謬班抽舉旣無殊能今且可還後例降爵安祖等改侯爲伯竝去軍號高祖奉馮氏過厚於李氏過薄舅家了無叙用朝野人士所以竊議太常高閭顯言於禁

中及世宗寵隆外家竝居顯位乃惟高祖舅氏存已不  
霑恩澤景明末特詔興祖爲中山太守正始初詔追崇  
惠爲使持節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中山  
公太常考行上言案諡法武而不遂曰壯諡曰壯公興  
祖自中山遷燕州刺史卒以兄安祖子侃晞爲後襲先  
封南郡王後以庶姓罷王改爲博陵郡公侃晞爲莊帝  
所親幸拜散騎常侍嘗食與御帝之圖余朱榮侃晞與  
魯安等持刀於禁內殺榮及莊帝蒙塵侃晞奔蕭衍

魏書卷八十三上終  
魏收書外戚傳上亡

魏書卷八十三下  
列傳外戚第七十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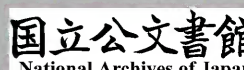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高肇 于勁 胡國珍 李延寔

高肇字首文文昭皇太后之兄也自云本渤海裔人五  
世祖顧晉末嘉中避亂入高麗父颺字法脩高祖初與  
弟乘信及其鄉人韓內冀富等入國拜厲威將軍河間  
子乘信明威將軍俱待以客禮賜奴婢牛馬綵帛遂納  
颺女是爲文昭皇后生世宗颺卒景明初世宗追思舅





氏徵肇兄弟等錄尚書事北海王詳等奏賜宜贈左光祿大夫賜爵渤海公諡曰敬其妻蓋氏宜追封清河郡君詔可又詔賜嫡孫猛襲渤海公爵封肇平原郡公肇弟顯澄城郡公三人同日受封始世宗未與舅氏相接將拜爵乃賜衣幘引見肇顯于華林都亭皆甚惶懼舉動失儀數日之間富貴赫奕是年咸陽王禧誅財物珍寶奴婢田宅多入高氏未幾肇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冀州大中正尚世宗姑高平公主遷尚書令肇出自夷土時望輕之及在位居要留心百揆孜孜無倦世咸謂之爲能世宗初六輔專政後以咸陽王禧無事構逆由是遂委信肇肇旣無親族頗結朋黨附之者旬月超昇背之者陷以大罪以北海王詳位居其上構殺之又說世宗防衛諸王殆同囚禁時順皇后暴崩世議言肇爲之皇子昌薨僉謂王顯失於醫療承肇意旨及京兆王愉出爲冀州刺史畏肇恣擅遂至不軌肇又譖殺彭城王勰由是朝野側目咸畏惡之因此專權與奪任已又嘗與清河王懌於雲龍門外廡下忽忿諍大至紛紜太尉高陽王雍和止之高后旣立愈見寵信肇旣當衡軸每事任已本無學識動違禮度好改先朝舊制出情妄作減削封秩抑黜勳人由是怨聲盈路矣延昌初遷司

徒雖貴登台鼎猶以去要快快形乎辭色衆咸嗤笑之  
父兄封贈雖久竟不改瘞三年乃詔令遷葬肇不自臨  
赴唯遣其兄子猛改服詣代遷葬於鄉時人以肇無識  
哂而不責也其年大舉征蜀以肇爲大將軍都督諸軍  
爲之節度與都督甄琛等二十餘人俱面辭世宗於東  
堂親奉規略是日肇所乘駿馬停於神虎門外無故驚  
倒轉臥渠中鞍具瓦解衆咸怪異肇出惡焉四年世宗  
崩赦罷征軍肅宗與肇及征南將軍元遙等書稱諱言  
以告凶問肇承變哀愕非唯仰慕亦私憂身禍朝夕悲  
泣至于羸悴將至宿瀍澗驛亭家人夜迎省之皆不相

視直至闕下衰服號哭昇太極殿奉喪盡哀太尉高陽  
王先居西柏堂專決庶事與領軍于忠密欲除之潛備  
壯士直寢邢豹伊瓮生等十餘人於舍人省下肇哭梓  
宮訖於百官前引入西廊清河王懌任城王澄及諸王  
等皆竊言目之肇入省壯士搤而拉殺之下詔暴其罪  
惡又云刑書未及便至自盡自餘親黨悉無追問削除  
職爵葬以士禮及昏乃於廁門出其尸歸家初肇西征  
行至函谷車軸中折從者皆以爲不獲吉還也靈太后  
臨朝令特贈營州刺史永熙二年出帝贈使持節侍中  
中外諸軍事太師大丞相太尉公錄尚書事冀州刺史

肇子植自中書侍郎爲濟州刺史率州軍討破元愉別將有功當蒙封賞不受云家荷重恩爲國致效是其常節何足以膺進陟之報懇惻發於至誠歷青相朔恒四州刺史卒植頻莅五州皆清能著稱當時號爲良刺史贈安北將軍冀州刺史

肇長兄琨早卒襲賜封渤海郡公贈都督五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冀州刺史詔其子猛嗣

猛字豹兒尚長樂公主卽世宗同母妹也拜駙馬都尉歷位中書令出爲雍州刺史有能名入爲殿中尚書卒贈司空冀州刺史出帝時復贈太師大丞相錄尚書

公主無子猛先在外有男不敢令主知臨終方言之年幾三十矣乃召爲喪主尋卒無後

琨弟偃字仲游太和十年卒正始中贈安東將軍都督青州刺史諡曰莊侯景明四年世宗納其女爲貴嬪及于順皇后崩永平元年立爲皇后二年八座奏封后母王氏爲武邑郡君

偃弟壽早卒壽弟卽肇也

肇弟顯侍中高麗國大中早卒

于勁字鍾葵太尉拔之子頗有武略以功臣子又以功績位沃野鎮將賜爵富昌子拜征虜將軍世宗納其女

為后封太原郡公妻劉氏為章武郡君後拜征北將軍  
定州刺史卒贈司空諡曰恭莊公自栗磾至勁累世貴  
盛一皇后四贈公三領軍二尚書令三開國公勁雖以  
后父但以順后早崩竟不居公輔

子暉字宣明后母弟也少有氣幹襲爵位汾州刺史暉  
善事人為介朱榮所親以女妻其子長孺歷侍中河南  
尹後兼尚書僕射東南道行臺與齊獻武王討平羊侃  
於兗州元顥入洛害之

勁勇天恩位內行長遼西太守卒贈平東將軍燕州刺史  
天恩子仁生位太中大夫

仁生子安定平原郡太守高平郡都將卒

胡國珍字世玉安定臨涇人也祖略姚興渤海公姚遠  
平北府諮議參軍父淵赫連屈丐給事黃門侍郎世祖  
克統萬淵以降款之功賜爵武始侯後拜河州刺史國  
珍少好學雅尚清儉太和十五年襲爵例降為伯女以  
選入掖庭生肅宗即靈太后也肅宗踐祚以國珍為光  
祿大夫靈太后臨朝加侍中封安定郡公給田第賜帛  
布綿縠奴婢車馬牛甚厚追崇國珍妻皇甫氏為京兆  
郡君置守冢十戶尚書令任城王澄奏安定公屬尊望  
重親賢羣矚宜出入禁中參諮大務詔可乃令人決萬

高齊二十四年刊

魏書卷八十三 列傳 五  
幾尋進位中書監儀同三司侍中如故賞賜累萬又賜  
絹歲八百疋妻梁四百匹男女姊妹兄弟各有差皆極  
豐贍國珍與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懌太保廣平  
王懷入居門下同釐庶政詔依漢車千秋晉安平王故  
事給步挽一乘自掖門至于宣光殿得以出入并備几  
杖後與侍中崔光俱授帝經侍直禁中國珍尋上表陳  
政之宜詔皆施行延和初加國珍使持節都督雍州  
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靈太后以國珍年老不欲令其  
在外且欲示以方面之榮竟不行遷司徒公侍中如故  
沈宅拜之靈太后肅宗率百寮幸其第宴會極歡又追

京兆郡君爲秦太上君太上君景明三年薨於洛陽於  
此十六年矣太后以太上君墳瘞卑局更增廣爲起塋  
域門闕碑表侍中崔光等奏案漢高祖母始諡曰昭靈  
夫人後爲昭靈后薄太后母曰靈文夫人皆置園邑三  
百家長丞奉守今秦太上君未有尊諡陵寢孤立即秦  
君名宜上終稱兼設掃衛以慰情典請上尊諡曰孝穆  
權置園邑三十戶立長丞奉守太后從之封國珍繼室  
梁氏爲趙平郡君元又妻拜爲女侍中封新平郡君又  
徙封馮翊君國珍子祥妻長安縣公主卽清河王懌女  
也國珍年雖篤老而雅敬佛法時事齋潔自彊禮拜至

於出入侍從猶能跨馬據鞍神龜元年四月七日步從所建佛像發第至閭闔門四五里八日又立觀像晚乃肯坐勞熱增甚因遂寢疾靈太后親侍藥膳十二日薨年八十給東園溫明祕器五時朝服各一具衣一襲贈布五千匹錢一百萬蠟千斤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太后還宮成服於九龍殿遂居九龍寢室肅宗服小功服舉哀於太極東堂又詔自始薨至七七皆爲設千僧齋令七人出家百日設萬人齋二七人出家先是巫覡言將有凶勸令爲厭勝之法國珍拒而不從云吉凶有定分唯脩德以禳之臨死與太后訣云母子善治天下以萬人之心勿視大臣面也殷勤至於再三又及其子祥云我唯有一子死後勿如比來威抑之靈太后以其好戲時加威訓國珍故以爲言始國珍欲就祖父西葬舊鄉後緣前世諸胡多在洛葬有終洛之心崔光嘗對太后前問國珍公萬年後爲在此安厝爲歸長安國珍言當陪葬天子山陵及病危太后請以後事竟言還安定語遂憐忽太后問清河王懌與崔光等議去留懌等皆以病亂請從先言太后猶記崔光善與國珍言遂營墓於洛陽太后雖外從衆議而深追臨終之語云我公之遠慕二親亦吾之思父母也追崇假黃鉞使持節侍中相

國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太尉公司州牧號太上秦  
公加九錫葬以殊禮給九旒鑾輅虎賁班劍百人前後  
部羽葆鼓吹輜輶車諡文宣公賜物三千段粟一千五  
百石又詔贈國珍祖父父兄下逮從子皆有封職持  
節就安定監護喪事靈太后迎太上君神柩還第與國  
珍俱葬贈祿一與國珍同及國珍神主入廟詔太常權  
給以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初國珍無男養兄真子僧洗  
爲後後納趙平君生子祥

祥字元吉襲封故事世襲例皆減邑唯祥獨得全封趙  
平君薨給東園祕器肅宗服小功服舉哀于東堂靈太  
后服齊衰暮葬於太上君墓左不得祔合祥歷位殿中  
尚書中書監侍中改封東平郡公薨贈開府儀同三司  
雍州刺史諡曰孝景

僧洗字湛輝封爰德縣公位中書監侍中改封濮陽郡  
公僧洗自永安後廢業不預朝政天平四年薨詔給東  
園祕器贈太師太尉公錄尚書事雍州刺史諡曰孝真  
長子寧字惠歸襲國珍先爵改爲臨涇伯後進爲公歷  
歧涇二州刺史卒諡曰孝穆女爲清河王亶妃生孝靜  
皇帝武定初贈太師太尉公錄尚書事諡曰孝昭  
子虔字僧敬元義之廢靈太后虔時爲千牛備身與備

身張車渠等謀殺义事發义殺車渠等虔坐遠徙靈太  
后反政徵爲吏部郎中太后好以家人禮與親族宴戲  
虔常致諫由是後宴譖多不預焉出爲涇州刺史封安  
陽縣侯興和三年以帝元舅超遷司空公薨贈太傅大  
尉公尚書僕射徐州刺史謚曰宣葬日百官會葬乘輿  
送於鄆外

子長粲

李延寔字禧隴西人尚書僕射冲之長子性温良少爲  
太子舍人世宗初襲父爵清泉縣侯累遷左將軍光州  
史莊帝卽位以元舅之尊超授侍中太保封濮陽郡

王延寔以太保犯祖諱又以王爵非庶姓所宜抗表固  
辭徙封濮陽郡公改授太傅尋轉司徒公出爲使持節  
侍中太傅錄尚書事青州刺史尔朱兆入洛乘輿幽繫  
以延寔外戚見害於州館出帝初歸葬洛陽贈使持節  
侍中太師太尉公錄尚書事都督雍州刺史謚曰孝懿  
長子或字子文尚莊帝姊豐亭公主封東平郡公位侍  
中左光祿大夫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廣  
州刺史或任俠交遊輕薄無行尔朱榮之死也武毅之  
士皆或所進孝靜初以罪棄市

史臣曰三五哲王深防遠慮翼甥之國罕執鈞衡母后



之家無聞傾敗爰及後世顛覆繼軌蓋由進不以禮故  
其斃亦速其間或不斃泯舊基弗虧先構者蓋處之以  
道遠權之所致也

魏書卷八十三下終

魏收書外戚傳下亡史臣論全用隋書外戚傳

魏書卷八十四

列傳儒林第七十二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梁越

盧醜

張偉

梁祚

平恒

陳奇

常爽

劉獻之

張吾貴

劉蘭

孫惠蔚

徐遵明

董徵

刁冲

盧景裕

李同軌

李業興

自晉永嘉之後運鍾喪亂宇內分崩群兇肆禍生民不  
見俎豆之容黔首唯覩戎馬之跡禮樂文章掃地將盡

而契之所感斯道猶存高才有德之流自彊蓬華鴻生  
碩儒之輩抱器晦已太祖初定中原雖日不暇給始建  
都邑便以經術爲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  
人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太學生員至三千豈不以天下  
可馬上取之不可以馬上治之爲國之道文武兼用毓  
才成務意在茲乎聖達經猷蓋爲遠矣四年春命樂師  
人學習舞釋菜于先聖先師太宗世改國子爲中書學  
立教授博士世祖始光三年春別起太學於城東後徵  
盧玄高允等而令州郡各舉才學於是人多砥尚儒林  
轉與顯祖大安初詔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

學生六十人後詔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二  
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  
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  
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太和中改中書學爲國子學建明  
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邑詔立  
國子太學四門小學高祖欽明稽古篤好墳典坐輿據  
鞍不忘講道劉芳李彪諸人以經書進崔光邢巒之徒  
以文史達其餘涉獵典章閑集詞翰莫不縻以好爵動  
貽賞眷於是斯文鬱然比隆周漢世宗時復詔營國學  
樹小學於四門大選儒生以爲小學博士員四十人雖

鬻宇未立而經術彌顯時天下承平學業大盛故燕齊  
趙魏之間橫經著錄不可勝數大者千餘人小者猶數  
百州舉茂異郡貢孝廉對揚王庭每年逾衆神龜中將  
立國學詔以三品以上及五品清官之子以充生選未  
及簡置仍復停寢正光三年乃釋奠於國學命祭酒崔  
光講孝經始置國子生三十六人暨孝昌之後海內滄  
亂四方校學所存無幾永熙中復釋奠於國學又於顯  
陽殿詔祭酒劉廐講孝經黃門李郁說禮記中書舍人  
盧景宣講大戴禮夏小正篇復置生七十二人及遷都  
於鄴國子置生三十六人至於興和武定之世寇難既  
平儒業復光矣漢世鄭玄竝爲衆經注解服虔何休各  
有所說玄易書詩禮論語孝經虔左氏春秋休公羊傳  
大行於河北王肅易亦聞行焉晉世杜預注左氏預玄  
孫坦坦弟驥於劉義隆世竝爲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  
齊地多習之自梁越以下傳受講說者甚衆今舉其知  
名者附列於後云

梁越字玄覽新興人也少而好學博綜經傳無所不通  
性純和篤信行無擇善國初爲禮經博士太祖以其謹  
厚舉動可則拜上大夫命授諸皇子經書太宗卽祚以  
師傅之恩賜爵祝阿侯後出爲鴈門太守獲白雀以獻

拜光祿大夫卒

子弼早卒

弼子恭襲降爲雲中子無子爵除

盧醜昌黎徒河人襄城王魯元之族也世祖之爲監國醜以篤學博聞入授世祖經後以師傅舊恩賜爵濟陰公除鎮軍將軍拜尚書加散騎常侍出爲河內太守延和二年冬卒闕初中山襲爵太和中以老疾自免

子升頭襲爵後例降

張偉字仲業小名翠螭太原中都人也高祖敏晉祕書監偉學通諸經講授鄉里受業者常數百人儒謹沉納

勤於教訓雖有頑固不曉問至數十偉告喻殷勤曾無愠色常依附經典教以孝悌門人感其仁化事之如父性恬平不以夷嶮易操清雅篤慎非法不言世祖時與高允等俱被辟命拜中書博士轉侍郎大將軍樂安王範從事中郎馮翊太守還仍爲中書侍郎本國大中正使酒泉慰勞沮渠無諱還遷散騎侍郎聘劉義隆還拜給事中建威將軍賜爵成臯子出爲平東將軍營州刺史進爵建安公卒贈征南將軍并州刺史諡曰康在州郡以仁德爲先不任刑罰清身率下宰守不敢爲非子仲慮太和初假給事中高麗副使尋假散騎常侍高

魏使後出爲章武太守加寧遠將軍

仲慮弟仲繼學尚有父風善倉雅林說太和中官至侍御長坐事徙西裔道死

梁祚北地泥陽人父劭皇始二年歸國拜吏部郎出爲濟陽太守至祚居趙郡祚篤志好學歷治諸經尤善公羊春秋鄭氏易常以教授有儒者風而無當世之才與幽州別駕平恒有舊又姊先適范陽李氏遂攜家人僑居於薊積十餘年雖羈旅貧窘而著述不倦恒時相請屈與論經史辟祕書中散稍遷祕書令爲李訢所排擯退爲中書博士後出爲統萬鎮司馬徵爲散令撰并陳

壽三國志名曰國統又作代都賦頗行於世清貧守素不交勢貴年八十七太和十二年卒

子元吉有父風

少子重歷碎職後爲相州鎮北府參軍事

平恒字繼叔燕國薊人祖視父儒竝仕慕容爲通宦恒耽勤讀誦研綜經籍鉤深致遠多所博聞自周以降暨於魏世帝王傳代之由貴臣升降之緒皆撰錄品第商略是非號曰略注合百餘篇好事者覽之咸以爲善焉安貧樂道不以屢空改操徵爲中書博士父之出爲幽州別駕廉貞寡欲不營資產衣食至常不足妻子不免

飢寒後拜著作佐郎遷秘書丞時高允爲監河間邢祐  
北平陽嘏河東裴宗廣平程駿金城趙元順等爲著作  
佐郎雖才學互有短長然俱爲稱職竝號長者允每稱  
博通經籍無過恒也恒卽劉彧將軍王玄謨舅子恒三  
子竝不率父業好酒自棄恒常忿其世衰植杖巡舍側  
崗而哭不爲營事婚宦任意官娶故仕聘濁碎不得及  
其門流恒婦弟鄧宗慶及外生孫玄明等每以爲言恒  
曰此輩會是衰頓何煩勞我乃別構精廬并置經籍於  
其中一奴自給妻子莫得而往酒食亦不與同時有珍  
美呼時老東安公刁雍等共飲噉之家人無得嘗焉太

和十年以恒爲祕書令而恒固請爲郡未授而卒時年  
七十六贈平東將軍幽州刺史都昌侯諡曰康

子壽昌太和初祕書令史稍遷荊州征虜府錄事參軍  
陳奇字脩奇河北人也自云晉涼州刺史驤之八世孫  
祖刃仕慕容垂奇少孤家貧而奉母至孝髫鬣聰識有  
夙成之美性氣剛亮與俗不群愛翫經典博通墳籍常  
非馬融鄭玄解經失旨志在著述五經始注孝經論語  
頗傳於世爲搢紳所稱與河間邢祐同召赴京時祕書  
監游雅素聞其名始頗好之引入祕省欲授以史職後  
與奇論典誥及詩書雅贊扶馬鄭至於易訟卦天與水

違行雅曰自蔥嶺以西水皆西流推此而言易之所及  
自蔥嶺以東耳奇曰易理綿廣包含宇宙若如公言自  
蔥嶺以西豈東向望天哉奇執義非雅每如此類終不  
苟從雅性護短因以爲嫌嘗衆辱奇或爾汝之或指爲  
小人奇曰公身爲君子奇身且小人耳雅曰君言身且  
小人君祖父是何人也奇曰祖燕東部侯釐雅質奇曰  
侯釐何官也奇曰三皇不傳禮官名豈同哉故昔有雲  
師火正鳥師之名以斯而言世革則官異時易則禮變  
公爲皇魏東宮內侍長侍長竟何職也由是雅深憾之  
先是勅以奇付雅令銓補祕書雅旣惡之遂不復叙用

焉奇冗散數年高允與奇讎溫古籍嘉其遠致稱奇通  
識非凡學所窺允微勸雅曰君朝望具瞻何爲與野儒  
辨簡牘章句雅謂允有私於奇曰君寧黨小人也乃取  
奇所注論語孝經焚於坑內奇曰公貴人不乏樵薪何  
乃燃奇論語雅愈怒因告京師後生不聽傳授而奇無  
降志亦評雅之失雅製昭皇太后碑文論后名字之美  
比諭前魏之甄后毒刺發其非遂聞於上詔下司徒檢  
對碑史事乃郭后雅有屈焉有人爲謗書多怨時之言  
頗稱奇不得志雅乃諷在事云此書言奇不遂當是奇  
假人爲之如依律文造謗書者皆及孥戮遂抵奇罪時

司徒平原王陸麗知奇見枉惜其才學故得遷延經年  
冀有寬宥但執以獄成竟致大戮遂及其家奇於易尤  
長在獄嘗自筮卦未及成乃擊破而歎曰吾不度來年  
冬季及奇受害如其所占奇初被召夜夢星墜壓脚明  
而告人曰星則好風星則好雨夢星壓脚必無善徵但  
時命峻切不敢不赴耳奇妹適常氏有子曰矯之仕歷  
郡守神龜中上書陳時政所宜言頗忠至清河王懌稱  
美之奇所注論語矯之傳掌未能行於世其義多異鄭  
玄往往與司徒崔浩同  
常爽字仕明河內溫人魏太常卿林六世孫也祖珍苻

堅南安太守因世亂遂居涼州父坦乞伏世鎮遠將軍  
大夏鎮將顯美侯爽少而聰敏嚴正有志槩雖家人僮  
隸未嘗見其寬誕之容篤志好學博聞彊識明習緯候  
五經百家多所研綜州郡禮命皆不就世祖西征涼土  
爽與兄仕國歸款軍門世祖嘉之賜仕國爵五品顯美  
男爽爲六品拜宣威將軍是時戎車屢駕征伐爲事貴  
遊子弟未遑學術爽置館溫水之右教授門徒七百餘  
人京師學業翕然復興爽立訓甚有勸罰之科弟子事  
之若嚴君焉尚書左僕射元贊平原太守司馬貞安著  
作郎程靈虬皆是爽教所就崔浩高允竝稱爽之嚴教



獎勵有方允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人一也其爲通識歎服如此因教授之暇述六經略注以廣制作甚有條貫其序曰傳稱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仁義者人之性也經典者身之文也皆以陶鑄神情啓悟耳目未有不由學而能成其器不由習而能利其業是故季路勇士也服道以成忠烈之槩寧越庸夫也講藝以全高尚之節蓋所由者習也所因者本也本立而道生身文而德備焉昔者先王之訓天下也莫不導以詩書教以禮樂移其風俗和其人民故恭儉莊敬而不煩者教深於

禮也廣博易良而不奢者教深於樂也溫柔敦厚而不愚者教深於詩也疏通知遠而不誣者教深於書也潔靜精微而不賊者教深於易也屬辭比事而不亂者教深於春秋也天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書以廣聽春秋以斷事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源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其幾乎息矣由是言之六經者先王之遺烈聖人之盛事也安可不遊心寓目習性文身哉頃因暇日屬意藝林略撰所聞討論其本名曰六經略注以訓門徒焉其略注行於世爽不事王侯獨守閑靜講肄經典二十餘年時人號爲儒林先生年六

十三卒於家

子文通歷官至鎮西司馬帝天水太守西翼校尉文通子景別有傳

劉獻之博陵饒陽人也少而孤貧雅好詩傳曾受業於渤海程玄後遂博觀衆籍見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楊墨之流不爲此書千載誰知其小也會謂其所親曰觀屈原離騷之作自是狂人死其宜矣何足惜也吾常謂濯纓洗耳有異人之迹哺糟歠醪有同物之志而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誠哉斯言實獲我心時人有從獻之學者獻之輒謂之曰人之立身雖百行

殊途準之四科要以德行爲首君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儻不能然雖復下帷針股躡屩儒從師正可博聞多識不過爲土龍乞雨眩惑將來其於立身之道有何益乎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旱魚之歎方歸而養親嗟乎先達何自覺之晚也東脩不易受之亦難敢布心腹子其圖之由是四方學者莫不高其行義而希造其門獻之善春秋毛詩每講左氏盡隱公八年便止云義例已了不復須解由是弟子不能究竟其說後本郡舉孝廉非其好也逼遣之乃應命至京稱疾而還高祖幸中山詔徵典內校書獻之喟然歎曰吾

不如莊周散木遠矣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固以疾辭時  
中山張吾貴與獻之齊名海內皆曰儒宗吾貴每一講  
唱門徒千數其行業可稱者寡獻之著錄數百而已皆  
經通之士於是有識者辨其優劣魏承喪亂之後五經  
大義雖有師說而海內諸生多有疑滯咸決於獻之大  
藝之文雖不悉注然所標宗旨頗異舊義撰三禮大義  
四卷三傳略例三卷注毛詩序義一卷今行於世  
脩古  
句疏三卷注涅槃經未就而卒有四子放古爰古參古  
放古幼有人才為州從事早亡

爰古參古竝傳父詩而不能精通也

張吾貴字吳子中山人少聰慧口辯身長八尺容貌奇  
偉年十八本郡舉為太學博士吾貴先未多學乃從酈  
詮受禮牛天祐受易詮祐粗為開發而吾貴覽讀一遍  
便即別構戶牖世人競歸之曾在夏學聚徒千數而不  
講傳生徒竊云張生之於左氏似不能說吾貴聞之謂  
其徒曰我今夏講暫罷後當說傳君等來日皆當持本  
生徒怪之而已吾貴謂劉蘭云君曾讀左氏為我一說  
蘭遂為講三旬之中吾貴兼讀杜服隱括兩家異同悉  
舉諸生後集便為講之義例無窮皆多新異蘭乃伏聽

學者以此益奇之而以辯能飾非好為詭說由是業不  
久傳而氣陵牧守不屈王侯竟不仕而終

劉蘭武邑人年三十餘始入小學書急就篇家人覺其  
聰敏遂令從師受春秋詩禮於中山王保安家貧無以  
自資且耕且學三年之後便白其兄蘭欲講書其兄笑  
而聽之為立黌舍聚徒二百蘭讀左氏五日一遍兼通  
五經先是張吾貴以聰辨過人其所解說不本先儒之  
旨唯蘭推經傳之由本注者之意參以緯候及先儒舊  
事甚為精悉自後經義審博皆由於蘭蘭又明陰陽博  
物多識為儒者所宗瀛州刺史裴植徵蘭講書於州城

南館植為學主故生徒甚盛海內稱焉又特為中山王  
英所重英引在館令授其子熙誘略等蘭學徒前後數  
千成業者眾而排毀公羊又非董仲舒由是見譏於世  
永平中為國子助教延昌中靜坐讀書有人叩門人  
通焉蘭命引入其人葛巾單衣入與蘭坐蘭曰君自  
是學士何為每見毀辱理義長短竟知在誰而過無禮  
見陵也今欲相召當與君正之言終而出出後蘭告家  
人少時而患卒

孫惠蔚字叔炳武邑武遂人也小字陁羅自言六世祖  
道恭為晉長秋卿自道恭至惠蔚世以儒學相傳惠蔚

萬曆二十四年刊

魏書卷八十四

列傳

十一

年十五粗通詩書及孝經論語十八師董道季講易十  
九師程玄讀禮經及春秋三傳周流儒肆有名於冀方  
太和初郡舉孝廉對策於中書省時中書監高閭宿聞  
惠蔚稱其英辯因相談薦爲中書博士轉皇宗博士閭  
被勅理定雅樂惠蔚參其事及樂成閭上疏請集朝貴  
於太樂共研是非祕書令李彪自以才辯立難於其間  
閭命惠蔚與彪抗論不能屈黃門侍郎張彝常與遊  
處每表疏論事多采訪焉十七年高祖南征上議告類  
之禮及太師馮隆薨惠蔚監其喪禮上書令熙未冠之  
子皆服成人之服惠蔚與李彪以儒學相知及彪位至

尚書惠蔚仍太廟令高祖曾從容言曰道固既登龍門  
而孫蔚猶沈滄朕常以爲負矣雖久滯小官深體通  
塞無孜孜之望儒者以是尚焉二十二年侍讀東宮先  
是七廟以平文爲太祖高祖議定祖宗以道武爲太祖  
祖宗雖定然昭穆未改及高祖崩祔神主於廟時侍中  
崔光兼太常卿以太祖旣改昭穆以次而易兼御史中  
尉黃門侍郎邢巒以爲太祖雖改昭穆仍不應易乃立  
彈草欲按奏光光謂惠蔚曰此乃禮也而執法欲見彈  
劾思獲助於碩學惠蔚曰此深得禮變尋爲書以與光  
讚明其事光以惠蔚書呈宰輔乃召惠蔚與巒庭議得

失尚書令王肅又助巒而巒理終屈彈事遂寢世宗卽位之後仍在左右敷訓經典自冗從僕射遷祕書丞武邑郡中正惠蔚旣入東觀見典籍未周乃上疏曰臣聞聖皇之御世也必幽贊人經參天貳地憲章典故述遵鴻猷故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六經百氏圖書祕籍乃承天之正術治人之貞範是以溫柔疏遠詩書之教恭儉易良禮樂之道文豸以精微爲神春秋以屬辭爲化故大訓炳於東序藝文光於麟閣斯寔太平之樞宗勝殘之要道有國之靈基帝王之盛業安上靖民敦風美俗其在茲乎及秦棄學術禮經泯絕漢興求訪典文載舉先王遺訓燦然復存暨光武撥亂日不暇給而入洛之書二千餘兩魏晉之世尤重典墳收亡集逸九流咸備觀其鳩閱史篇訪購經論紙竹所載略盡無遺臣學闕通儒思不及遠徒循章句片義無立而慈造曲覃厠班祕省忝官承乏唯書是司而觀閣舊典先無定目新故雜糅首尾不全有者累帙數十無者曠年不寫或篇第褫落始末淪殘或文壞字誤謬爛相屬篇目雖多全定者少臣請依前丞臣盧昶所撰甲乙新錄欲裨殘補闕損併有無校練句讀以爲定本次第均寫永爲常式其省先無本者廣加推

尋搜求令足然經記浩博諸子紛綸部帙既多章篇紕繆當非一二校書歲月可了今求令四門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祕書省專精校考參定字義如蒙聽許則典文允正羣書大集詔許之又兼黃門侍郎遷中散大夫仍兼黃門久之正黃門侍郎代崔光爲著作郎才非文史無所撰著唯自披其傳注數行而已遷國子祭酒祕書監仍知史事延昌二年追賞侍講之勞封棗強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肅宗初出爲平東將軍濟州刺史還京除光祿大夫魏初已來儒生寒官惠蔚最爲顯達先單名蔚正始中侍講禁內夜論佛經有愜帝旨詔使加惠號惠蔚法師焉神龜元年卒十官時年六十七賜帛五百匹贈大將軍瀛州刺史諡曰戴子伯禮襲封伯禮善隸書拜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寧朔將軍步兵校尉國子博士卒贈輔國將軍巴州刺史

子產同襲少有才學早亡時人惜之

徐遵明字子判華陰人也身長八尺幼孤好學年十七隨鄉人毛靈和等詣山東求學至上黨乃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一年便辭聰詣燕趙師事張吾貴吾貴門徒甚盛遵明伏膺數月乃私謂其友人曰張生名高而義無檢格凡所講說不愜吾心請更從師遂與平

原田猛略就范陽孫買德受業一年復欲去之猛略謂  
遵明日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千里負帙何去就之甚  
如此用意終恐無成遵明日吾今始知真師所在猛略  
曰何在遵明乃指心曰正在於此乃詣平原唐遷納之  
居於蠶舍讀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凡經  
六年時彈箏吹笛以自娛慰又知陽平館陶趙世業家  
有服氏春秋是晉世永嘉舊本遵明乃往讀之復經數  
載因手撰春秋義章爲三十卷是後教授門徒蓋寡久  
之乃盛遵明每臨講坐必持經執疏然後敷陳其學徒  
至今浸以成俗遵明講學於外二十餘年海內莫不宗

仰頗好聚斂有損儒者之風後廣平王懷聞而徵焉至  
而尋退不好京輦孝昌末南渡河客於任城以兗州有  
舊因徙居焉永安初東道大使元羅表薦之竟無禮辟  
二年元顥入洛任城太守李湛將舉義兵遵明同其事  
夜至民間爲亂兵所害時年五十五永熙二年遵明弟  
子通直散騎常侍李業與表曰臣聞行道樹德非求利  
於當年服義履仁豈邀恩於沒世但天爵所存果致式  
間之禮民望攸屬終右祠墓之榮伏見故處士兗州徐  
遵明生在衡泌弗因世族之基長於原野匪乘雕旌之  
地而託心淵曠置情恬雅處靜無悶居約不憂故能垂



簾自精下帷獨得鑽經緯之微言研聖賢之妙旨莫不入其門戶踐其堂奧信以稱大儒於海內擅明師於日下矣是故眇眇四方知音之類延首慕德跂踵依風每精廬暫闢杖策不遠千里束脩受業編錄將踰萬人固已企盛烈於西河擬高蹤於北海若慕奇好士愛客尊賢罷吏遊梁紛而成列遵明以碩德重名首蒙禮命曳裾雅步眷同置醴黃門李郁具所知明方申薦奏之恩處心守壑之志潛居樂道遂往不歸故北海王入洛之初率土風靡遵明確然守志忠潔不渝遂與太守李池將誅叛逆時有邂逅受斃凶險至誠高節堙沒無聞

野人士相與嗟悼伏惟陛下遠應龍序俯執天衷每端聽而忘晏常坐思而候曉雖微功小善片言一行莫不衣裳加室玉帛在門况遵明冠蓋一時師表當世溘焉冥沒旌紀寂寥逝者長辭無論榮價文明叙物敦厲斯在臣託跡諸生親承顧盼惟伏膺之義感在三之重是以越分陳愚上誼幄座特乞加以顯諡追以好爵仰申朝廷尚德之風下示學徒稽古之利若宸鑒昭回曲垂矜採則荒墳千載式貴生平卒無贈諡

董徵字文發頓丘衛國人也祖英高平太守父虬郡功曹徵身長七尺二寸好古學尚雅素年十七師清河監

伯陽受論語毛詩春秋周易就河內高望崇受周官後  
於博陵劉獻之遍受諸經數年之中大義精練講授生  
徒太和末爲四門小學博士後世宗詔徵入璇華宮令  
孫惠蔚問以六經仍詔徵教授京兆清河王懌之爲司空司徒引  
王後特除員外散騎侍郎清河王懌之爲司空司徒引  
徵爲長流參軍懌遷太尉徵爲倉曹參軍出爲沛郡太  
守加揚烈將軍入爲太尉司馬俄加輔國將軍未幾以  
本將軍除安州刺史徵因述職路次過家置酒高會大  
享邑老乃言曰腰龜返國昔人稱榮仗節還家云胡不  
樂因誡二三子弟曰此之富貴匪自天降乃勤學所致

耳時人榮之入爲司農少卿光祿大夫徵出州入卿  
唯學業所致亦由汝南王悅以其師資之義爲之啓請  
焉永安初加平東將軍尋以老解職永熙二年卒出帝  
以徵昔授父業故優贈散騎常侍都督相殷滄三州諸  
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相州刺史諡  
曰文烈

子仲曜武定末儀同開府屬

刁冲字文明渤海饒安人也鎮東將軍雍之曾孫十二  
而孤孝慕過人其祖母司空高允女聰明婦人也哀其  
早孤撫養尤篤冲免喪後便志學他方高氏泣涕留之

沖終不止雖家世貴達及從師於外自同諸生於時學制諸生悉日直監厨沖雖有僕隸不令代已身自炊爨每師受之際發志精專不捨晝夜殆忘寒暑學通諸經偏脩鄭說陰陽圖緯筭數天文風氣之書莫不關綜當世服其精博刺史郭祚聞其盛名訪以疑義沖應機解辯無不祛其久惑後太守范陽盧尚之刺史河東裴桓並徵沖爲功曹主簿非所好也受署而已不關事務惟以講學爲心四方學徒就其受業者歲有數百沖雖儒生而執心壯烈不畏彊禦延昌中世宗舅司徒高肇擅恣威權沖乃抗表極言其事辭旨懇直文義忠憤太傅

清河王懌覽而歎息先是沖曾祖雍作行孝論以諸孫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棺槨其有生則不能致養死則厚葬過度及於末世至蘧條裹尸俛而葬者確而爲論竝非折衷既知二者之失豈宜同之當令所存者棺厚不過三寸高不過三尺弗用繒綵斂以時服轎車止用白布爲幔不加畫飾名爲清素車又去挽歌方相并明器雜物及沖祖遵將卒敕其子孫令奉雍遺旨河南尹丞張普惠謂爲太儉貽書於沖叔整議其進退整令與通學議之沖乃致書國學諸儒以論其事學官竟不能荅沖以嫡傳祖爵東安侯

京兆王繼爲司空也竝以高選頻辟記室參軍肅宗將親釋奠於是國子助教韓神固與諸儒詣國子祭酒崔光吏部尚書甄琛舉其才學奏而徵焉及卒國子博士高涼及范陽盧道侃盧景裕等復上狀陳冲業行議奏諡曰安憲先生祭以太牢

子欽字志儒早亡  
盧景裕字仲孺小字白頭范陽涿人也章武伯同之兄子少聰敏專經爲學居拒馬河將一老婢作食妻子不自隨從又避地大寧山不營世事居無所業惟在注解其叔父同職居顯要而景裕止於園舍情均郊野謙恭

守道貞素自得由是世號居士前廢帝初除國子博士參議正聲甚見親遇待以不臣之禮永熙初以例解天平中還鄉里與邢子才魏季景魏收邢昕等同徵赴鄴景裕寓託僧寺講聽不已未幾歸本郡河間邢摩納與景裕從兄仲禮據鄉作逆逼其同反以應元寶炬齊獻武王命都督賀拔仁討平之間景裕經明行著驛馬特徵旣而舍之使教諸子在館十日一歸家隨以鼎食景裕風儀言行雅見嗟賞先是景裕注周易尚書孝經論語禮記老子其毛詩春秋左氏未訖齊文襄王入相於第開講招延時雋令景裕解所注易景裕理義精微吐

發閑雅時有問難或相詆訶大聲厲色言至不遜而景  
裕神彩儼然風調如一從容往復無際可尋由是士君  
子嗟美之元顥入洛以爲中書郎晉泰初復除國子博  
士進退其間未曾有得失之色性清靜淡於榮利敝衣  
麤食恬然自安終日端嚴如對賓客興和中補齊王開  
府屬卒於晉陽齊獻武王悼惜之景裕雖不聚徒教授  
所注易大行於世又好釋氏通其大義天竺胡沙門道  
惴每譯諸經論輒託景裕爲之序景裕之敗也繫晉陽  
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是時又有人負臯當死夢沙門  
教講經覺時如所夢嘿誦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故  
之此經遂行於世號曰高王觀世音

李同軌趙郡高邑人陽夏太守義深之弟體貌魁岸腰  
帶十圍學綜諸經多所治誦兼讀釋氏又好醫術年二  
十二舉秀才射策除奉朝請領國子助教轉著作郎典  
儀注脩國史遷國子博士加征虜將軍永熙二年出帝  
幸平等寺僧徒講法勅同軌論難音韻閑朗往復可觀  
出帝善之三年春釋菜詔延公卿學官於顯陽殿勅祭  
酒劉焯講孝經黃門李郁講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解  
大戴禮夏小正篇時廣招儒學引令預聽同軌經義素  
優辯析兼美而不得執經深爲慨恨天平中轉中書侍

郎興和中兼通直散騎常侍使蕭衍衍深耽釋學遂集  
名僧於其愛敬同泰二寺講涅槃小品經引同軌預席  
衍兼遣其朝臣竝共觀聽同軌論難久之道俗咸以爲  
善盧景裕卒齊獻武王引同軌在館教諸公子甚加禮  
之每旦入授日暮始歸緇素請業者同軌夜爲說解四  
時恒不以為倦武定四年夏卒年四十七時人傷惜  
之齊獻武王亦殊嗟悼贈祿甚厚贈驃騎大將軍瀛州  
刺史諡曰康

李業興上黨長子人也祖虬父玄紀竝以儒學舉孝廉  
玄紀卒於金鄉合業興少耿介志學精力負帙從師不

憚勤苦耽思章句好覽異說晚乃師事徐遵明於趙魏  
之間時有漁陽鮮于靈馥亦聚徒教授而遵明聲譽未  
高著錄尚寡業興乃詣靈馥黌舍類受業者靈馥乃謂  
曰李生久逐羌博士何所得也業興默爾不言及靈馥  
說左傳業興問其大義數條靈馥不能對於是振衣而  
起曰羌子弟正如此耳遂便徑還自此靈馥生徒傾學  
而就遵明遵明學徒大盛業興之爲也後乃博涉百家  
圖緯風角天文占候無不討練尤長筭歷雖在貧賤常  
自矜負若禮待不足縱於權貴不爲之屈後爲王遵業  
門客舉孝廉爲校書郎以世行趙匪歷節氣後辰下筭

延昌中業興乃爲戊子元歷上之於時屯騎校尉張洪  
盪寇將軍張龍祥等九家各獻新歷世宗詔令共爲一  
歷洪等後遂共推業興爲主戊子歷正光三年奏行  
之事在律歷志累遷奉朝請臨淮王或征蠻引爲騎兵  
參軍後廣陵王淵北征復爲外兵參軍業興以殷歷甲  
寅黃帝辛卯徒有積元術數亡缺業興又倫之各爲一  
卷傳於世建義初勅典儀注未幾除著作佐郎永安三  
年以前造歷之勳賜爵長子伯道愛解任尋起復本官  
元暉之竊號也除通直散騎侍郎普泰元年沙汰侍官  
業興仍在通直加寧朔將軍又除征虜將軍中散大夫

仍在通直太昌初轉散騎侍郎仍以典儀之勤特賞一  
階除平東將軍光祿大夫尋加安西將軍後以出帝登  
極之初預行禮事封屯留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轉中  
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永熙二年二月出帝釋奠業興  
與魏季景溫子昇竇瑗爲摘句後入爲侍讀遷鄴之始  
起部郎中辛術奏曰今皇居徙御百度創始營構一興  
必宜中制上則憲章前代下則模寫洛京今鄴都雖舊  
基址毀滅又圖記參差事宜審定臣雖曰職司學不稽  
古國家大事非敢專之通直散騎常侍李業興碩學通  
儒博聞多識萬門千戶所宜訪詢今求就之披圖案記

考定是非參古雜今折中爲制召畫工并所須調度具  
造新圖由奏取定庶經始之日執事無疑詔從之天平  
二年除鎮南將軍尋爲侍讀於時尚書右僕射營構大  
將高隆之被詔繕治三署樂器衣服及百戲之屬乃奏  
請業興共參其事四年與兼騎常侍李諧兼吏部郎盧  
元明使蕭衍衍散騎常侍朱异問業興曰魏洛中委粟  
山是南郊邪業興曰委粟是圓丘非南郊异曰比聞郊  
丘異所是用鄭義我此中用王義業興曰然洛京郊丘  
之處專用鄭解异曰若然女子逆降傍親亦從鄭以不  
業興曰此之一事亦不專從若卿此間用王義除禪應

用二十五月何以王儉喪禮禫用二十七月也异遂不  
荅業興曰我昨見明堂四柱方屋都無五九之室當是  
裴頠所制明堂上圓下方裴唯除室耳今此上不圓何  
也异曰圓方之說經典無文何怪於方業興曰圓方之  
言出處甚明卿自不見見卿錄梁主孝經義亦云上圓  
下方卿言豈非自相矛盾异曰若然圓方竟出何經業  
興曰出孝經援神契异曰緯候之書何用信也業興曰  
卿若不信靈威仰叶光紀之類經典亦無出者卿復信  
不异不荅蕭衍親問業興曰聞卿善於經義儒玄之中  
何所通達業興曰少爲書生止讀五典至於深義不辨



通釋衍問詩周南王者之風繫之周公召南仁賢之風  
繫之召公何名爲繫業興對曰鄭注儀禮云昔大王王  
季居于岐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行今周  
南之教以受命作邑於鄴分其故地屬之二公名爲繫  
衍又問若是故地應自統攝何由分封二公業興曰文  
王爲諸侯之時所化之本國今旣登九五之尊不可復  
守諸侯之地故分封二公衍又問乾卦初稱潛龍二稱  
見龍至五飛龍初可名爲虎問意小垂業興對學識膚  
淺不足仰酬衍又問尚書正月上日受終文祖此是何  
正業興對此是夏正月衍言何以得知業興曰案尚書  
中候運行篇云日月營始故知夏正衍又問堯時以  
丹爲正業興對自堯以上書典不載實所不知衍又云  
寅賓出日卽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卽是正月此  
出堯典何得云堯時不知用何正也業興對雖三正不  
同言時節者皆據夏時正月周禮仲春二月會男女之  
無夫家者雖自周書月亦夏時堯之日月亦當如此但  
所見不深無以辨析明問衍又曰禮原壤之母死孔子  
助其沐椁原壤叩木而歌曰父矣不託音狸首之斑然  
執女手之卷然孔子聖人而與原壤爲友業興對孔子  
卽自解言親者不失其爲親故者不失其爲故又問原

壞何處人業興對曰鄭注云原壤孔子幼少之舊故是  
魯人行又問孔子聖人所存必可法原壤不孝有逆人  
倫何以存故舊之小節廢不孝之大罪業興對曰原壤  
所行事自彰著幼少之交非是今始既無大故何容棄  
之孔子深敦故舊之義於理無失行又問孔子聖人何  
以書原壤之事垂法萬代業興對曰此是後人所錄非  
孔子自制猶合葬於防如此之類禮記之中動有百數  
行又問易曰太極是有無業興對所傳太極是有素不  
玄學何敢輒酬還兼散騎常侍加中軍大將軍後能議  
事省詔右僕射高隆之及諸朝士與業興等在尚書省  
議定五禮興和初又爲甲子元歷時見施用復預議麟  
趾新制武定元年除國子祭酒仍侍讀三年出除太原  
太守齊獻武王每出征討時有顧訪五年齊文襄王引  
爲中外府諮議參軍後坐事禁止業興乃造九宮行棊  
歷以五百爲章四千四十爲部九百八十七爲斗分還  
以巳未爲元始終相維不復移轉與今歷法術不同至  
於氣序交分景度盈縮不異也七年死於禁所年六十  
六業興愛好墳籍鳩集不已手自補治躬加題帖其家  
所有垂將萬卷覽讀不息多有異聞諸儒服其淵博性  
豪俠重意氣人有急難委之歸命便能容匿與其好合

委書卷八十四 及作 二十六  
傾身無吝若有相乖忤便卽疵毀乃至聲色加以謗罵  
性又躁隘至於論難之際高聲攘振無儒者之風每語  
人云但道我好雖知妄言故勝道惡務進忌前不顧後  
患時人以此惡之至於學術精微當時莫及  
子崇祖武定中太尉外兵參軍

崇祖弟遵祖太昌中業興傳其長子伯以授之齊受禪  
例降

史臣曰古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  
先祖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其惟學乎信  
哉斯言也梁越之徒篤志不倦自求諸已遂能聞道下

風稱珍席上或聚徒千百或服冕乘軒咸稽古之力也

魏書卷八十四終

萬曆二十四年刊

魏書卷八十四

列傳

三

高氏小史儒林傳無刁冲盧景裕李同軌三人史目錄皆有之此卷刁冲盧景裕傳全錄北史非魏收書史臣論亦出北史北史全用隋書儒林傳論

